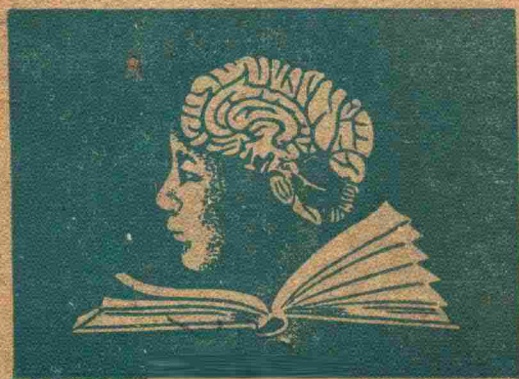


法方書讀和法方想思



著 繩 胡

行 印 社 版 出 外 中

胡

繩 著

思想方法和讀書方法

中外出版社印行

思想方和讀書方

著者 胡

繩

發行者 中外出版社

北平西長安街

電話 〇六七九

天津總經售處

知識書店

天津羅斯福路

一九四九・三

目錄

序言

上輯

一、辯證法的法則和方法

一：法——法則、方法——二：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三：資本論中的研究方法與

敘述方法——四：辯證法的三大法則與四個特點——五：克服教條主義

一、資本論中的辯證法

一：辯證法的意義——二：辯證法的核心——三：矛盾的展開——四：幾個要點

二、列寧怎樣反對主觀主義？

一：什麼是科學方法？——二：怎樣批評不同的思想？——三：我們學習到什麼？

下輯

一、怎樣結合書本知識和實際經驗

一：「得意」和「得言」——二：向理論「上昇」——三：兩方面的結合

7

25

41

53

二、實踐的態度——爲人民服務……………64

一：封建時代的服務觀念——二：法西斯的服務觀念——三：尊重人民，向人民學

習——四：爲了什麼目的

三、改造我們的學習……………74

四、怎樣做讀書筆記……………78

目錄

序言

上輯

一、辯證法的法則和方法……………7

一：法——法則、方法——二：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三：資本論中的研究方法與

敘述方法——四：辯證法的三大法則與四個特點——五：克服教條主義

一、資本論中的辯證法……………25

一：辯證法的意義——二：辯證法的核心——三：矛盾的展開——四：幾個要點

二、列寧怎樣反對主觀主義？……………41

一：什麼是科學方法？——二：怎樣批評不同的思想？——三：我們學習到什麼？

下輯

一、怎樣結合書本知識和實際經驗……………53

一：「得意」和「得言」——二：向理論「上昇」——三：兩方面的結合

二、實踐的態度——爲人民服務……………64

一：封建時代的服務觀念——二：法西斯的服務觀念——三：尊重人民，向人民學

習——四：爲了什麼目的

三、改造我們的學習……………74

四、怎樣做讀書筆記……………78

序

這裏的幾篇文章，不僅因為所說的問題互有關聯，而且因為都是在同樣的原則下寫出來的，所以現在集爲一小冊。多年來，常有機會要寫這些方面的文章，較早時所寫的一些單篇和小冊子，現在重讀起來，已感到很多不滿之處，甚至錯誤之處。收在這裏的是近年來所寫自己覺得較有把握的幾篇，但一定也還是有很多地方應該接受朋友們的批評的。

上輯內是一篇論文和二篇由讀書筆記中整理出來的文章，都是有關思想方法的。「資本論的辯證法」的一篇寫得較早，所論較不充分，但或可作爲閱讀「資本論」時參考用，所以還是留下來了。

下輯四篇都可說是有關學習方法的。我們的學習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從書本上學習，又一方面是從實際生活中學習。這二方面如何結合起來，這裏提出了一點意見。如何從實際生活中學習是一大問題，然而一個根本出發點必須確定，那就是爲人民服務，向人民學習。另外專討論書本學習的，這裏也有兩個短篇。

思想方法和學習方法都是可以用很大的篇幅來討論的。關於這方面的書已出版的豈在少數。這本小冊中的能說到的自然只是很少的一點。我想，要獲得正確的思想方法和學習方法，最重要的第一步

是要去除錯誤方法。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多年來作祟於中國的思想界中，也深刻地影響到好學深思的青年朋友。這正是今日應該從我們每一個人的頭腦里肅清的東西。在積極方面，也就是要建立實事求是，而向實際，面向羣衆的思想潮流和學習風氣。因此我敢把這幾篇不見得成熟的文章提供出來，把自己的摸索所得來的一點見解和朋友們的所見互相參證。

一九四六，三，九。

上

輯

辯證法的法則與方法

一 法——法則，方法

辯證法之所謂「法」，有兩層意思，一是法則 (Law)，二是方法 (Method)。

法則是客觀的事物在其自身發展中所表現着的規律。

方法是我們爲了對付客觀的事物所採取的手段。

唯物辯證法的諸法則——如恩格斯所說，——乃是「自然和人類社會這兩個歷史發展底領域底最普遍的法則」。而這最普遍的法則在現象界底各特殊部門內，又表現爲各種特殊的法則。但是不論是普遍的法則，還是特殊的法則，都是隱藏在事物底內部的。光從事物底外表看來，則一切都是那樣地紛繁複雜，萬華撩亂，簡直似乎是根本不可能有什麼規律可尋。怎樣從事物表面現象中探究出其內在的發展規律，這正是方法底首要任務。

也許有人以爲，既然我們已經知道了現象界底最普遍的法則，那麼只要從這普遍法則出發，就自然能演繹得到各個特殊的法則。假如事情真是這樣，那麼探究事物的內在法則的研究方法就不是如何去研究具體的現實的問題，而只是頭腦中的概念底遊戲——只是從較高級的概念如何自動引進到低級

的概念的問題了。這種想法是和唯物辯證法底精神根本違背的。事實上，最普遍的辯證法則並不是「先天」地存在於人類頭腦中的，人類並不是先有了辯證法法則，然後去研究事物，而是從研究事物中發現了辯證法法則。到了現在，縱然辯證法的基本法則已被證明普遍適合於自然與社會的歷史底各方面，但是到底在某一特殊部門的現象界中，辯證法法則表現爲何種特殊的狀態，那却是基本法則本身所不能告訴我們的。要找出特殊的法則，仍必須認真去研究具體的對象，而不能只是把普遍的法則拿來套用一下。雖然在研究過程中，普遍的法則可以有若領導與指示的作用，但是普遍的法則畢竟並不是研究底出發點，並不是特殊的法則由而產生的源泉，恰恰相反，倒是由特殊法則底發現，更充實了普遍的法則底內容。

在研究有了結果，了解了所處理對象底具體發展規律後，於是本來是不依賴我們的意識而獨立存在的法則現在成了爲我們主觀所能把握的東西了。於是我們就能够用言語或文字來加以敘述。這所謂敘述並不是把客觀事物按照其外部形象而加以描寫，不是瑣碎的，巨細不遺的，也不分別偶然現象與必然現象的紀錄。進行敘述當然要用邏輯的語言或文字，但也不是像形式邏輯家那樣的做法，他們只注重於語言文字自身底邏輯性，他們只顧到敘述的文字前後不相抵觸，以能够「自圓其說」爲滿足。這樣的「邏輯」其實是最貧弱的。我們所要求的，是把客觀的現象，按照其發展內部的規律而敘述出來。固然要能很好地敘述，必須首先很好地研究，但是也不能以爲敘述只是研究底附屬，因爲敘述既

不是研究過程底紀錄，也不是把研究所得的結果歸納成幾個簡單的公式，以致活潑豐富的現實，在敘述出來時，變成了空洞抽象僵死的邏輯文句。所以敘述並不是技術的問題，而也有着方法的意義，是如何使活潑豐富的現實在其內部的規律性的把握下再現出來的問題。

但辯證法之爲方法，其內容還不盡於研究與敘述二方面，更有一方面是關於行動的。我們去研究客觀現實並不是站在現實外面冷眼旁觀，而是要積極地進入現實中，對於現實有所行動。行動越深，認識也越深。我們用言語文字來敘述出客觀事物底發展法則，也並不是只爲了在思想上把握這法則，更是爲了在行動上掌握這法則，根據這法則來對現實進行改造。——因此我們在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以外更有實踐方法。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法則與方法雖是兩樣東西，但又不是絕對不同的兩樣東西，因爲方法無論從那一個意義上說，都是服從於法則的。辯證法既是法則，同時也是方法。換言之，辯證法表現在客觀現實中，就是法則，客觀現實中的法則反映到主觀上來就可以成爲對付客觀現實的手段，也就是方法。我們通過研究方法來找出客觀的法則，通過敘述方法來使「自在」的法則表現爲我們所把握的法則，最後通過實踐方法來在行動上掌握客觀底規律，推動事物底發展。

二 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

研究，敘述與實踐的方法，因為都是以客觀事物底法則為基礎，為依據，所以在實質上，三者自然是一致的。既然客觀的事物都在發展中表現着辯證法的法則，那麼我們的研究方法，敘述方法，實踐方法自然都同樣是辯證法的方法底運用。但是在實質上的相互一致並不能妨礙在形式上的相互區別。這種區別不僅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

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都可說是屬於理論的方面。理論的方法與實踐的方法在實質上相互一致而在形式上又相互區別，那是極易於明白的。但大家往往不注意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之間的區別。這種區別雖然是形式上的，但若不把它弄清楚，却有可能損害到辯證方法底實質。

對於先驗的理性論者，研究的方法常常和敘述的方法沒有什麼不同。像笛卡兒，在他的書中他從「我思，故我在」這一個原理出發，由這個基本原理抽繹出其他的原理，用來解釋他所要解釋的許多問題。他以為「我思，故我在」，這是一個「自明」的公理，他開始他的研究過程，是從這個「自明」的公理出發。他對一切都表示懷疑，最後找到了這個「不待任何證明天然存在」的「真理」，於是他的敘述與研究的過程自然都不能不從這裏出發了。

另一方面，對於狹隘的經驗論者，敘述方法也常常和研究方法完全一樣。因為他們只是把零碎的經驗累積起來，縱然他們也能從這中間歸納出似乎一般性的結論，但他們至多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像那些繁瑣的歷史考據家，只是鑽在故紙堆中，做一字一句的簽註，一事一物的考訂，這固

然也是做研究工作，但他們研究的方法始終不能上昇到帶有法則性的理論。於是當他們把研究底結果敘述出來的時候，所敘述的也就只能是他們如何進行研究的過程。

辯證唯物論無論在研究方法中，還是在敘述方法中，和先驗的理性論與狹隘的經驗論都是判然不同的。我們要嚴格地尊重客觀現實，因此我們的研究底出發點，決不是半空中掉下來的先驗原理，而是客觀存在的具體事物。這使我們和先驗的理性論者完全不同。但是我們又決不滿足於僅對個別事物一一加以分析，然後在形式上加以歸納，却要進一步構成足以揭露對象發展底內在規律的理論。這使我們又和狹隘的經驗論者不同。既然我們在研究過程中，開始就以雜多的具體事物做對象，其中並存着必然的現象與偶然的現象，主要的現象與次要的現象，通過研究過程，最後我們得到了事物內在的必然的法則，和那足以反映事物全面形勢的最單純的因素，而我們的敘述過程常常就是從這裏開始。所以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在形式上也就不能不有所區別。

我們固然不能因為辯證唯物論要求在研究過程中從雜多的具體事物的分析着手，便以為其研究方法其實就是經驗論的方法；又因為辯證唯物論在敘述過程中着眼於一般性的法則，便以為敘述方法其實就是理性論的方法。假如做這樣的看法，那便是認為唯物辯證法的研究方法是單純的歸納方法，分析方法，而其敘述方法則是單純的演繹方法，綜合方法，於是在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之間，不僅在形式上有着區別，而且在實質上也完全不同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因為無論是在敘述過程或是研究過

程中，實質上我們所用的都是辯證方法。但是同樣的辯證方法在運用於研究過程時與運用於敘述過程時則不能不有着顯著的差別。我們爲辯證方法的總原則所指導，在研究過程中，首先要從事物的全面形態中歸納有關的具體事物，加以具體的分析，使我們能從具體的事物上升到一般的理論，但也要隨時進行綜合，使這一般的理論永遠與現實中的新的發展相符合。另一方面在敘述過程中，常是從研究所得到的一般性的法則與最單純的原理出發，來展開說明事物全面形態，但也仍要隨時分析歸納具體事物來加以充實，使得敘述過程不是空洞的概念的遊戲。

像這樣的在形式上有所區別而在實質上相互一致的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正是唯物辯證法所特有的。

三 資本論中的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

馬克斯底「資本論」是運用辯證方法的經典的著作。但這部書底第一卷剛出版以後，就被許多人所誤解與攻擊。著者在第二版跋言中說：「資本論應用的方法常不爲人理解，這一點可由各種關於本書的解釋底互相矛盾而知」。那些評論家底自相矛盾的確是非常有趣的。有些評論家說，馬克斯底方法不過是英吉利學派所通用的「演繹法」，另一些評論家却說他的方法其實是「分析」的。甚至有一個雜誌既責備「資本論」作者「以形而上學的方法探究經濟學」，同時又責備他「僅從事於一定事實

底批判的分析」。最後，還有一個評論者說：「驟然依照它（指「資本論」這書）的敘述底外形來判斷，我們一定會說，馬克斯是一位最大的觀念論哲學者，並且是德意志式的從惡意方面來解釋的觀念論哲學者。但在經濟學批判的工作上，他與任何一個先驅者比較，都更是實在論者。……我們決不能稱他爲觀念論者」。這些批評者底混亂，無非是由對於唯物辯證方法的不了解，並把「資本論」底敘述方法與研究方法完全混同了起來的原故。所以馬克斯，爲了答覆這些批評，在說明了自己底方法並不是別的，而只是辯證方法之後，接着說：

「敘述的方法，當然須在形式上與研究的方法分別。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材料，分析材料底種種發展形態，並探究這種形態底內部關係。不先完成這種工作，則對於現實的運動，必不能

有適當的敘述。不過，敘述一經成功，材料底生命一經觀念地反映出來，那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

這一段話對於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問題，是有着很大的啓示性的。

大家都知道，馬克斯寫「資本論」是爲了闡明資本主義社會底發生，生存，發展，死亡底法則。人們也許可以想像一個曾經受了黑格爾影響的人，在進行研究什麼的時候，大概是首先在心目中存着辯證法的普遍的概念與法則，從中抽繹出幾個適合於目前需要的特殊法則就算了。但事實上，馬克斯不是這樣做的。在「資本論」中，馬克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底最簡單的原基形態——商品——出

發，展開資本主義經濟底全部結構，從最根本的矛盾——價值與交換價值間的矛盾——出發，說到使資本主義整個崩潰的恐慌，在這樣的敘述過程中一個概念與另一個概念，一個判斷與另一個判斷，一個法則與另一個法則是如此謹嚴地聯結在一起，好像是從前一個生出後一個來似的，使得後來的人在敘述馬克斯底經濟學說時，除了用他的邏輯系統外，別無其他方法。這就使人看起來，好像這樣的邏輯系統是馬克斯根據辯證法法則所作出來的「先驗」的結構。有些評論家說馬克斯底方法是演繹法，是形而上學的方法，是德意志式的觀念論也就是由這樣產生的誤解。他們都不了解「資本論」底邏輯如此謹嚴完整只是因為他是嚴格遵照着對象自身底邏輯，而這種邏輯，在馬克斯進行敘述時，雖然是最初就存在於他的心目中，但是在他研究過程中却是最後才達到的。馬克斯爲了進行這種研究會特別跑到當時資本主義生產最發達的英國，他在進行研究時，並沒有一開始就把什麼辯證法的法則擺在自己面前，當做研究底出發點，他所做的却是，如在上引文中他自己所說的：第一、搜集一切有關的歷史材料與現實材料；第二、分析這些材料，考察牠們在發展中相互關聯的紐帶；第三、探究這種發展形態底內部關係，即是探究牠們爲什麼表現爲這樣的發展形態。經過這樣的分析研究之後，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底發展法則就在馬克斯的面前呈現出來了，於是在他拿起筆來進行敘述的時候，他自然用不着一開始就把全部材料成堆地送到讀者面前，而可以把所需要的材料，按照對象自身所具有的發展法則，一一安置於書中適當的地方了。

由此可見，我們不應當曲解馬克斯底研究方法，以為這就和「資本論」中所表現的全部敘述過程相同，好像馬克斯不是先去全面地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底一切現象，却是一開手就「天才地」找到商品這一個最單純的東西，而在其中看出價值與使用價值間的矛盾，認定這是一切矛盾的基礎，於是從這裏一步步推演下去，就把一切問題研究清楚了。這種看法，正是把馬克斯底辯證方法歪曲成爲形而上學的方法，也就是把馬克斯方法歪曲成爲被恩格斯所批評了的杜林底方法：

「杜林先生底方法——恩格斯說——就是在於，把認識對象底每一種類，分解成似乎最簡單的因素，而對這些因素，應用同樣簡單的似乎不解自明的公理，以後就把這樣得來的結論繼續運用下去。……這個方法祇是舊時所愛用的觀念論的或稱爲先驗的方法之變相，牠不是從對象本身，認識對象底特質，而是從對象的概念中，演繹地得出一些特質。起初從對象上作出對象底概念，以後把形象一轉，從對象底反映，即從其概念上，去測度對象。不是概念應該與對象相適合，而是對象應該與概念相適合」（反杜林論）。

我們不要杜林底方法，而要馬克斯底方法，那麼我們就必須把馬克斯底研究方法從他的敘述方法在形式上分別開來，而以搜集與分析豐富的具體材料爲研究的出發點。

妙是這個杜林，他還反咬一口，說馬克斯在研究中不是依據客觀事實，而是依據着幾個抽象的辯證法的法則的。照他說起來，馬克斯之得到若干說明具體事實的規律，不過是直接從「量變到質變」

「否定之否定」這些公式中演繹出來的。對於這種「批評」，恩格斯也根據「資本論」原書給了很有力的答覆：

「馬克斯說：祇當價值量達到各該場合上一定的最低限度重（雖然此量因情形而異），牠方能轉成資本——這一事實正是黑格爾法則底正確的證明。杜林先生却替馬克斯加上了這樣思想：因為根據黑格爾底法則，量轉成質，『所以，借款一達到一定的界限就：變成資本』。所以，恰巧相反。」（同上書，注意點原文有）

同樣的，杜林攻擊馬克斯底完全依靠着否定之否定的公式，才能得到私有財產將被廢除的結論，也是不合事實的。如恩格斯所說：「當馬克斯把這個過程形容爲否定之否定的時候，他並不是想用牠去證明這過程底歷史的必然性，相反的，他先在歷史上證明，這種過程，一部分已經在事實上完成，一部分一定將要完成；以後他更指出這是按照辯證法則而完成的過程。」（同上書）

由這裏可以知道，單純用辯證法法則來證明什麼，這不是馬克斯所做的事，也不應該是任何馬克斯主義者所做的事，我們絕不能說：因爲量變會促成質變，所以貨幣積蓄到一定數量，就會變成資本。這種推理方法就是在「資本論」底敘述過程中也是被排斥的。馬克斯所做的只是具體地研究資本與貨幣底現實材料，研究財產制度底產生與發展底歷史材料，然後得到了牠們的具體的發展規律的認識，而在敘述過程中就按照這種規律來說明從貨幣到資本的發展，以及私有財產制度底建立與將來的

崩潰，最後並指出了，這些都是符合於辯證法的普遍法則的。

四 辯證法的三大法則與四個特點

以上我們從辯證方法運用於一個特殊對象內的模範例子說明了敘述方法與研究方法底問題，現在我們再來從一般的情形看一下。

我們已經知道所謂敘述方法，就是這樣把客觀的事物按照其內在的法則再現出來的問題。我們又知道，辯證法的法則，最普遍地適用於一切事物的，有三大法則。那是由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所定型化，而為後來的大多數辯證法「教科書」所襲用的。恩格斯是這樣說的：

「辯證法的諸法則，是從自然和人類社會底歷史中抽取出來的。它們並非別的，却是這兩個歷史發展底領域底最普遍的法則。就實質論，它們可以歸納為下列三大法則：

量變質和反過來質變量的法則；

對立體相互貫通的法則；

否定之否定的法則。」（「自然辯證法」）

但因為事物內在的矛盾是事物發展底根本動因的原故，所以恩格斯所舉三大法則中的第二點，後來是被移置為第一點了。因此就是（一）矛盾的鬥爭和統一；（二）質與量的相互轉化；（三）否定之否

定。這三大法則是從最大的概括性上表明了事物發展中的一般的過程：由於內在的矛盾鬥爭引起運動，在運動中由量變引起質變，更由第一次的質變引起第二次的質變。

但是這樣的法則對於我們到底有什麼用呢？當然我們不能因為牠們只是一般地表明事物底發展法則，並沒有特殊地表明各種事物底發展法則，就把它們看做是無用的東西，但假如以為從這些一般的法則中直接可以推論出麥子是怎樣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是怎樣發展的，抗戰建國是怎樣發展的，那不待言也是極蠢的打算。

所以我們不能把這三大法則底形式直接拿來做研究方法底始點。只有在我們具體地研究了麥子底歷史，資本主義社會底歷史和抗戰底歷史之後，我們才可能直接用這三大法則底形式來進行敘述，我們才可以指出麥子，資本主義社會，抗戰由於怎樣的基本矛盾而發生發展，而在發生發展中又是經過怎樣的質量互變的過程，否定與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可見倘若把三大法則保存其形式而轉化為方法，那只是屬於敘述的方法，而不是研究的方法。假如不了解這一點，就會在接觸某一特殊部門的對象時，首先就想一下子把握其作為運動發展底根本動力的內在矛盾。但是，這種矛盾既然是隱藏在事物底最內部，若不先從表面現象一層層分析下去，如何能够把握得到？同樣的，人們若在還沒有詳細地佔有材料，分析其具體發展形態的時候，就想去慧眼一瞥地看出質量相互轉化的關係，正反合三階段底關係，這樣一來，這三大法則非但不能幫助具體的研究過程，反而成了教條主義的研究方法了。

「把普遍的發展法則，直接拿來當做某一特殊部門底研究方法，不去分別研究方法在形式上和敘述方法的區別，其結果，就一定是使辯證法在實質上墮落爲教條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

所以我們要把辯證法當做研究方法，就不能在形式上運用那三大法則，而要在實質上運用那三大法則。

斯大林在聯共黨史第四章第二節寫了有名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這一個著作，在這裏，他不用三大法則，而是舉出了四個特點，來解釋辯證方法。他是如此說明的：

「馬克斯主義的辯證方法有以下的基本特點：

甲 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不把自然看做互相脫離，互相孤立，互相沒有依存的對象和現象之偶然地堆集，——而看做聯結的統一的整體……

乙 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觀察自然不把他當做靜止和不動，停滯和不變的狀態，而看做不斷的運動和變化，不斷的更新和發展的狀態。……

丙 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觀察發展的過程不當做簡單的上昇的過程，數量變化不引起質量變化的過程，而看做這樣的發展，在這裏，從小小的隱秘數量的變化轉變到公開的變化，根本的變化……

丁 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的出發點是自然的對象。自然現象都固有着內部矛盾，因爲所

有牠們都有自己的正反兩方面，自己的過去與將來，自己的衰亡方面與發展方面，而這些對立的鬥爭，新與舊之間的鬥爭，衰亡與生長之間的鬥爭，消滅與發展之間的鬥爭組成了發展過程底內部的內容，從數量到質量轉變的內部的內容……

人們也許以為，這四個特徵是代替那三大法則的，但實際上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代替，當然更不是以此來推翻彼。我們只要注意到斯大林在原文中曾分明地寫道：這四個特徵乃是「馬克斯主義的辯證方法（Dialectical Method）底基本特徵」，那麼這問題很容易得到解釋。原來斯大林在這裏所提出來的不是法則，而是方法——研究方法。

當然，方法和法則不是絕對分開的兩回事。斯大林底四個特徵和恩格斯底三大法則在實質上是互相一致的，也同樣是在最大的概括性上把辯證法底根本精神揭露了出來。二者底差別是：前者因為着眼於現實發展底過程，所以不能不由最基本的矛盾開始，後者因為着眼於對象中找出其發展規律來的方法，所以不能不由對客觀具體現象的考察出發。

按照斯大林所舉出的四個特徵，我們運用辯證方法於具體對象的研究上，首先就要注意到一件事物與其他事物的聯繫，這也就是馬克斯在前引資本論二版跋言中所說的「搜集豐富的材料」，其次就要去考察對象底運動發展以及更具體的量與質的變動，這也就是馬克斯說的「分析材料底種種發展形態」，最後才能從這種種運動發展過程中深深掘出其內在的矛盾與鬥爭，這也就是馬克斯所說的「探

究這種種形態底內部關係」。由此可見，這四個特徵底列舉和馬克斯底研究方法底要求是大體上一致的。這正是要我們，在進行研究時，不拿任何空洞的原理原則做出發點，而要拿「與其周圍現象密切聯系着，受其周圍現象所制約的」具體現象做出發點，這也就是要求首先研究具體的地方時間及其他條件，要求首先在所研究的範圍內以及有關的部門愈多愈好的掌握材料。

所以這四個特徵的提出，雖然只是在形式上和那三大法則不同，但其意義又不僅在形式上。因為這樣的提法，就根本消滅了那種以抽象的法則做出發點，以正反合的三段論做萬應丹的教條主義的研究方法了。

五 克服教條主義

當然，我們不能以為辯證法的三大法則本身就是教條主義的東西。只是因為人們不適當地加以運用，才使牠當成方法時發生了教條主義化的情形；而應該反對這種教條主義化的傾向，那是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與「反杜林論」中其實是早已很明白地說到的了。反對辯證法的人就常常運用杜林所用過的老武器，故意把辯證法描寫成好像只是根據幾個抽象的概念與法則來演繹地推論各種具體的結論似的，這種責難並不能傷害到辯證法本身。

但因此我們就更當提出警覺，假如我們對於方法與法則之間的一致與區別，以及研究方法與敘述

方法之間的一致與區別不能弄得很清楚，那就一定會在許多方面，造成教條主義的傾向，以致妨礙到理論水平不能迅速提高。這種現象是必須澈底地加以克服的。

提出進行調查研究的要求，提出了解情況的要求，用米克服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這完全符合於馬克斯在資本論二版跋言中所說的研究方法底基本精神，也完全符合於斯大林所指出的辯證方法底四個特徵基本精神。

應該反對把最普遍的辯證法法則直接當做研究方法底出發點。許多初學辯證法的人，以為只要能精通辯證法的基本法則，就算是有了進入一切科學中去的敲門磚，他們成年成月地背誦三大法則，却不去費點精力研究當前的現實和具體的科學；他們只是想從書本中所讀到的辯證法原理直接引出關於現實的社會問題以及自己底生活問題的答案。但是在脫離了具體的實際問題底研究和科學知識的情形下，三大法則實際上成爲了廢物，不能幫助人解決任何實際問題。

就是在特殊科學部門內，也應該反對把在這部門的範圍內一般性的法則直接當做研究方法底出發點。比如關於社會歷史底發展，我們已經知道了某一些根本法則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法則，幾種社會形式的轉化的法則；關於現代的國際關係，我們也懂得根本的矛盾，這些矛盾是貫徹在一切國際形勢的變化之中的。但是在我們研究特定的一個社會歷史，歷史事變以及特定的一個國際問題的時

候，我們假如只是搬弄這些原理原則，當做一個預定的框子，罩在我們所處理的事件上，以得到預定

的結論，那麼我們就不過是玩了一套教條主義的魔術而已。

很明顯的，假如我們進行研究，只是從抽象的法則出發，縱然看起來也好像通過了某種具體的事實，但結果所得到的也仍舊只是抽象的東西，無補實際。比如人們固然有權利這樣說：因為一切事物的量變到了一定的程度，一定會起質變，所以抗戰的相持階段持續進行到一定程度，一定會進入反攻階段；他還儘可以自以為非常現實地運用了辯證法，對現實說出了非常正確的判斷，但是只這樣一個空洞的判斷是並無用處的。他到底說不出來為什麼「一定會」如此，也祇不能告訴人們怎樣能促成反攻的實現。這正是因為他既沒有認真去分析相持階段底具體情勢和變化，他當然無從得到從相持階段進入反攻階段的具體的法則，便只好以這抽象的法則來做結論了。從這樣的「研究」所得到的結果，拿來敘述出來，那就必然是「八股的」敘述方法。——教條主義的研究方法與八股的敘述方法，在實質上以及在形式上都是互相一致的。

我們可以從資本論以及其他運用辯證法的模範著作中，學習怎樣克服教條主義。但是我們也仍要注意到不要把表現在這些著作中的敘述方法的形式當做就是牠的研究方法的形式。假如這樣看法，那麼我們的研究方法也仍舊不出教條主義的泥坑。這顯然不是說，資本論中的敘述方法本身有着變成教條主義的可能；而是說：我們不能只是學習牠的敘述形式，並拿來當做研究的方法。資本論在敘述中固然好像是遵循着一定的法則，但這法則並不是抽象的法則，而是從具體的資本主義社會歷史底研

究所獲得的具體的法則；我們倘若研究某一特殊對象，首先不去調查研究，不去掌握材料加以分析，則我們所有的法則就永遠不是具體的，而只是抽象的。以抽象的法則爲出發點來進行研究，這種研究就只能教條主義的，來進行敘述，這種敘述就只能教條主義的。

反對八股的敘述方法當然不是主張把在調查研究中所處理的一切瑣細的東西都搬出來，以表示內容充實，而是按照着具體的法則來加以選擇與展開。

我們必須使我們的研究工作開始於具體情況的調查研究，終止於具體法則的發現，這樣才能使教條主義與八股形式根本消滅。

「資本論」中的辯證法

一 辯證法的意義

「資本論」作者在其二版跋文（一八七三年）中明白地說明了，在他的書中是運用着辯證法的方法。辯證法雖是從黑格爾而來的，不過「我的辯證法不僅在根本上與黑格爾的辯證法不同，且正相反對。在黑格爾，思維過程；他給它以『觀念』的名稱，把它轉化爲一個獨立的主體；；是現實的創製主；現實僅爲思維過程的外部現象。但在我，觀念界却不外是移植在並翻譯在人類頭腦中的物質界。」^①這話說，在黑格爾，辯證法是結合着觀念論的系統的；而在馬克斯，則辯證法必須與唯物論相結合。由此就顯出了他與黑格爾思想體系的對立。所以，在上述跋文中作者又說，早在三十年前他已「批評過黑格爾辯證法的神秘的姿容」了。但是他並不因此而一脚踢開黑格爾，恰恰相反，他說，正在許多「庸人」把黑格爾看做一條「死狗」的時候，「我還間或採用黑格爾特有的表現方式來表示一點私淑。辯證法雖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綜合地，意識地敘述辯證法一般運動形式的，仍須以他爲第一人。在他手中，辯證法是倒立着。必須順過來，然後才能在神秘的外殼中，發現合理的核。」^②從這裏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在「資本論」中，牠的偉大的作者是從根本上改作了黑格爾的辯證法，

他是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內部做了深刻的剖析，從中發現了矛盾運動的法則。

在「資本論」中，辯證法具有如何的意義呢？牠的作者又以如下的話作了概括的說明：「辯證法，在其神秘姿態上，是德意志的流行品，因為它更現存事態變得光彩。但在其合理形態上，辯證法却引起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的煩惱與恐怖，正是因為，對於現存事態，它固然包含着肯定的理解，但在這種肯定的理解中，它又包含着它的否定的理解，即現存事態必然歸於消滅的理解。這是因為，它認為每一生长的形態是在運動的流中，是暫時經過的；因為，它不甘受任何物的威壓，在本質上它便是批判的，革命的。」由此可見，馬克斯深刻地研究資本主義，指出牠的發生與發展，是爲了指出牠將怎樣地消滅，因為事物在發展中即包含其衰亡，包含着促使消滅而代之以與的因素。正是在這意義上，辯證法在資本論中成爲一種武器——一種「批判的武器」，而牠將一直引導向「武器的批判」去。

所以，我們在研究「資本論」中的辯證法的時候，首先就要指出作爲資本主義及資本主義的各種經濟範疇的發生發展而最後促其死亡的基本動力的內部的矛盾。

二 辯證法的核心

資本主義社會是無限複雜與多變性的，充滿了各種各樣矛盾的現象形態。爲了說明這個龐大對

象的發展法則，「資本論」的作者是以前一個最簡單的東西！商品爲其出發點，他說：「我所由以出發研究的，只是勞動生產物在今日社會裏所依以表現的最單純的社會形態，這就是商品。」^(四)他是從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面形態，從中發現了商品這一個「原基形態」。他看出：包含在商品中的矛盾也正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切矛盾的「原基形態」。因此，在「資本論」一書中，馬克斯就從在商品中的最單純的矛盾出發，一直分析下去，暴露出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切矛盾。恩格斯說得好：「如果現在我們是把商品從其不同的方面來加以考察，以完全地發展了的商品而不是以兩個原始共同體間之原始的物之交換中艱難發展着的商品來加以考察，那末，商品就從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兩種觀點呈現於我們的眼前！——在這裏我們也就立刻進到經濟學的論戰的範圍。」^(五)從商品交換中的矛盾的研究出發，這不只是邏輯上的方法，同時也是歷史上的真實的發展過程，因爲「在歷史上猶如它在文獻上的反映一樣，整個的發展是從最簡單的關係向較複雜的關係進行。所以在歷史開始的地方，同樣地思想經路也非開始不可，而其（思想經路的）更進一步的進程，也不外是抽象的，理論上一致的形態之歷史進程的映象而已……」^(六)因而當歷史一開始的時候，它就已顯出了其內部的矛盾，這種矛盾正是促使它進行其一連串的整個發展的動力。因此，我們的考察也不得不跟蹤這矛盾，觀察其成長與成熟及其最後被解決的途徑。

「生產物之商品的表現，是以社會分工的發展程度足以使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分裂爲必要條件

的，「但這種分裂當然不是各個商品之間的相互的區分，而是在每一商品自身中就包含着這種分裂的。所謂交換價值，則如「資本論」中所指出，乃是「價值的必然的表現方式或現象形態」（四頁）。因此嚴格說來，商品內含的矛盾乃是使用價值的分裂。但什麼是促成這種分裂的前提呢？於是就要進一步研究勞動，由此就得到在勞動中的具體勞動（有用勞動）與抽象勞動的分裂，前者創造使用價值，後者創造價值。

誰是真正地（而不是模模糊糊地）理解了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的分裂（從而也理解了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分裂）的真實意義，誰也就是充分地把握到了辯證法的矛盾的法則！——就是把握了辯證法的靈魂，同時也就是把握了資本論的靈魂。這所謂「分裂」正如前述，不是意味着外部的對立，而是內在的矛盾（但下面我們也將說明，內的矛盾也會表現為外的對立）。「從一方面看，一切勞動，就生理學的意味說，都是人類勞動力的支出。它，當作同一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便形成商品價值。從他方面看，一切勞動，都是人類勞動力的特殊而合目的的形態上的支出。它，當作具體的有用的勞動，便生產使用價值」（十一頁）。由此可知，每一造成商品的勞動都是抽象勞動，同時又是具體勞動，而所造成的商品是價值，同時又是使用價值。勞動與商品中的兩面性是如此密切地結合着，以致成為不可分離的統一體。假如抽象勞動脫離了具體的勞動，就是勞動力只是被單純地支出，而不表現為對於社會有用的一種具體勞動，那麼這是無用的勞動，就不能造成任何價值或使用價值，因而也不成其

爲抽象勞動；反之，假如具體勞動脫離了抽象勞動，就是說，社會的分工還沒有發達，而勞動力的支出只屬於個人的事情，則所造成的東西也就只是供自己使用，就只能具有使用價值，因此也就不成爲商品。——商品與構成商品的勞動內部所分裂出來的兩面就是這樣地緊相結合着的。

然則既是緊緊地統一着，又何以要說它是分裂呢？這個問題是應該提出來的，因爲假如僅有如上的理解，則我們尙是只把握到了矛盾的統一（同一），沒有把握到矛盾的對立（鬥爭），而缺乏矛盾之對立的認識，則矛盾的同——就是無意義的了。

「使用價值的量的增加即是物質財富的增加。……但物質財富的增加時，價值量可以同時減少。這種對立的運動是由勞動的二重性引起的」（十一頁），因爲「有用勞動將比例於其生產力的增減成爲豐富的或貧弱的生產物源泉。但這種生產力的變動，不會影響那表現爲價值的勞動」（十一頁）。從這裏就可以明顯地看出，在這二者之間，不止是表現着同一性，而且又表現着差別性，對立性。這種差別我們還可以指出許多點來，在這不必再一一列舉。

既已剖明了如上所述的最單純的，也是在商品社會中的最基本的矛盾的統一之後，「資本論」的作者立刻就這矛盾引入到商品社會中的一切現象形態中去，於是在價值形態（交換價值）中發現了相對價值形態與等價形態的矛盾的統一，在流通過程中發現了商品與貨幣的矛盾的統一，買進與賣出的矛盾的統一，在貨幣的資本化中發現了社會勞動過程與價值形成過程，價值增殖過程的矛盾的統一

；在價值的增殖（剩餘價值）的生產中發現了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的矛盾的統一；最後在資本主義的蓄積中把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總的矛盾全部揭露了，這矛盾就是勞動的社會性與佔有的私人性。雖然「資本論」中前後指出了若干的矛盾，但這些矛盾歸根結底還是從商品與造成商品的勞動中的矛盾一脈相通地發展下來的，這是邏輯的發展過程，也是歷史的發展過程，他是作為商品社會中的原始形態的矛盾現象一步步趨向於更成長成熟而趨於破滅被否定的過程。「資本論」全書內容的謹慎的有機構成正是反映着這種矛盾發展的逐步展開。詳細地分析「資本論」中所述及的一切矛盾發展的情形，當然不是在這一篇短文中所能做的，但是用馬克斯自己的話來作一點提示仍是必要的。

三 矛盾的開展

所謂商品自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社會關係中的存在，這種社會關係，最單純的就是直接的商品交換的過程。在這交換過程中，商品的內在矛盾明確地表現了出來，這就是每一商品必須是價值，牠才能被出讓而換得等價物，同時又必須是使用價值，牠才會被人接收。因此商品在實現為使用價值前，先要實現為價值，但在其表現為價值時，又必須表現出它是使用價值。所以「交換之歷史的擴大與加深，使原來在商品性質中包含着的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對立，展開來」。而這種內在矛盾的運動的結果，則使貨幣產生了，「為商業便利起見，這種對立（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對立）有在外部表現出來的

需要。這個需要引起一個獨立的商品價值形態，且不絕進行，終於使商品分化爲商品與貨幣、勞動生產物越轉化爲商品，這一特殊商品，也越轉化爲貨幣」（四十七頁）。從這一段話裏，可以看出事物的發生發展及轉化是由事物內部的矛盾所推動的這一原理。

貨幣與商品是外的對立，又是內的矛盾之表現。「交換過程使商品分化爲商品與貨幣，引起一種外的對立，以表現使用價值之內部的對立。在這種對立中，當作使用價值的商品與當作交換價值的貨幣對立着。就他方面，對立的兩方都是商品，都是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統一。但這種差別物的統一，是依相反的方法表現在兩極上，並由此表現兩極的相互關係。……」（六三頁）這就是說，外的對立正是內的矛盾的發展形態，外的對立的基礎還是內的矛盾。「……在直接的生產物交換上，本人勞動生產物的讓渡與他人勞動生產物的取得，有一種直接的同性，而這種同一性在流通中分裂爲賣與買的對立性了。說這二種互相獨立又互相對立的過程（即賣的過程與買的過程）形成一個內的統一，無異說這個內的統一是外的對立上運用。內的非獨立（因互相補充之故）進爲外的對立。這情形發展到一定點，這個統一便必須強烈的由一次恐慌來維持。商品內的使用價值之矛盾，私勞動必須表現爲社會勞動之矛盾，特殊具體勞動必須表現爲一般抽象勞動之矛盾，物的人格化與人格之物化的矛盾，總之這種內在的矛盾都在商品形態變化（即由商品轉化爲貨幣，又由貨幣轉化爲商品——繩）的矛盾中，取得了發展的運動形態……」（七〇——七一頁）。由此又可見得，當矛盾採取了外的對立的形

式的時候，就不能不在發展中引起了自身的危機。「一種歷史的生產形態之矛盾之發展，乃是該種歷史的生產形態所由以崩解，所賴以取得新形態的唯一的路」（三九九頁）。不過，在商品流通中，這種矛盾對立到底還沒有到如此激烈的程度，所以我們必須繼續來追蹤這一矛盾的發展，當我們一達到資本的行成過程中，我們將看見牠更大規模地展開了。

所謂貨幣的資本化，形式上看來不過是把商品流通過程中的爲買而賣的公式轉換爲爲賣而買的公式罷了，但是在前者，賣出一個商品是爲了買得一個價值相等而使用價值不同的商品，而在後者，却是以一定額貨幣去買一件商品，只是爲了得到一宗並無使用價值的不同只有價值量相差的貨幣，這就是，爲了利潤的獲得，於是商品內在的矛盾以全新的姿態而出現了。

一切庸俗的經濟學家都在這裏碰壁了，橫在他們面前的是對於他們無法前進的交錯路，因爲一方面資本的運動絕對違背不了商品交換內在法則！——即等價物的交換的法則，而同時假如買進與賣出都依等價，就沒有利潤的存在，資本也根本不能存在。這是一個「不可解」的矛盾。馬克斯這樣地提出來他的問題：資本決不能由流通中生出來，因爲等價物交換法則支配着流通過程，單從流通過程中，絕對無法解釋剩餘價值之產生，但同時資本又決不能在流通以外生出來，因爲商品所有者既尚未與其他商品所有者相遇，如何能使資本增殖呢？所以「它必須在流通中產生，但又不在流通中產生」（一六一頁）。這正是辯證法地提出了問題。解決這矛盾是不是可能呢？可能的。因爲客觀的現實在人們

未意識到它以前已經這樣地辯證地進行着了，解決牠也只能用辯證的方法。主觀的辯證法是；也只能是客觀的辯證法的反映。「問題是和解決這問題的方法同時產生的」（四九頁）。從商品與勞動內部的矛盾分析開始至此的全部努力正是爲了給這一問題的解決以合理的基礎。

以勞動力的購買爲契機，貨幣始可能轉化爲資本，而又必須使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辦可能支出勞動，以生產比勞動力價值更大的價值生產物，則資本才現實地形成了。由此，資本的產生乃是在流通過程中，（勞動力的買賣），又不在流通過程中（必然在生產領域內）（見一四二頁）。問題就是這樣解決了。但矛盾的這一解決是不是結束了商品內在的矛盾呢？不是。因爲資本主義生產並未脫離開商品生產的範疇，從而牠不過是把商品內在的矛盾更擴大地發展表現出來罷了。

當我們一開始接觸生產過程，我們立刻就遇到了這種矛盾。這就是在生產中，一方面生產手段的價值要轉移到新生產物中去，另一方面勞動者要把新的價值增加上去；這兩種過程是同時進行的，是勞動者的同一的勞動過程使之同時實現的。並且這二者不能不同時進行，因爲假如沒有新價值的加入，舊價值也不能轉移；假如沒有舊價值的轉移，則勞動也創造不出新價值。同一的勞動造成了這樣二重性的結果，「所以很明白，結果的二重性只能由勞動的二重性來說明，在同一時間內，就一種性質說：它（當做抽象勞動——繩）是創造價值；就別一種性質說，它（當做具體有用勞動——繩）是保存或移轉價值。」（一四六頁）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展開爲在生產過程中舊價值的移轉與新價

值的形成與增殖的矛盾，由此就展開了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矛盾，展開了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全部秘密。「在生產過程中，這墊支的九十磅（即指可變資本）將為活的勞動力所代替，死的勞動將為活的勞動所代替，靜止的量將為運動的量所代替，不變量將為可變量所代替。結果是：V（可變資本）和V的一個追加量（剩餘價值）再生產出來。從資本主義生產的觀點看，這全部過程便是一個原來不變量轉化為勞動力的價值之自我運動。過程與其結果都要歸因於這個價值的作用。說九十磅可變資本或九十磅自行增殖的價值，好像是矛盾的，但這是因為這個公式，只表示資本主義生產上一個內在的矛盾」。（一五八頁）

這一內在的矛盾也要表現為外在的對立，首先就表現在勞動力的所有者與資本所有者的對立，這個對立仍是統一於同一的過程中，就是勞動力買賣與使用的過程中的，這過程「在一方面看（在資本家方面看）是資本的增殖過程，但在我們方面看（勞動者方面看）却是勞動的過度支出」。（一七四頁）同一中包含着鬭爭，資本家以勞動力的購買者的權利，要盡量擴大勞動力的支出，勞動者以出賣者的權利，則盡量要限制牠，於是「正在這種買賣上，發現了一個二律背反了。權利與權利相爭。這兩種權利同樣為商品交換法則所承認」（一七五頁），因為這本是商品交換法則的內在矛盾的表現。由此當然免不了社會的鬥爭，這種鬥爭初步的發生就是爭取標準勞動日的鬥爭（一方面延長勞動日，一方面要縮短勞動日）。

所謂生產的社會性與佔有的私人性正是資本主義生產中的矛盾的強烈表現。固然這種矛盾在單純商品交換中還沒有存在，但如我們所已看到的，在商品交換中具體勞動已不能不表現為抽象勞動，私人勞動已不能不表現為社會勞動，所以「資本主義的佔有方法，雖好像是在打商品生產根本法則的耳光，但它的出現決不是由這種法則的破壞，反之，寧說是由於這種法則的運用。」（四八七頁）不但此也，而且「商品生產，到以工資勞動為基礎時，方以強力加於全社會，方始發揮牠的一切權力。如說因為工資勞動的存在，致商品生產變為不純，那就等於說，商品生產如求其純，就不得發展。商品生產由她自身的法則，發展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同時商品生產的所有法則，以同一程度，轉化為資本主義的佔有法則。」（四九〇頁）這一段話，是包含着深刻的方法論的意義的。所謂「純」的要求，豈不就是要矛盾的消除，要求事物內部不包含着否定自己的要素麼？然而恰恰就是矛盾，牠使得事物能夠存在，能夠發展。當矛盾潛在時，事物似乎至少在表面上是「純」的，但是「純」中正包含着「不純」，而所謂發展，則並無他意，就是事物把他的「不純」的性質充分表現出來，也就是矛盾的充分展開。——而由此又不難推論到，矛盾的繼續展開，對立的兩極愈益表現為強烈的鬥爭，則事物也就在發展中愈益接近於滅亡，自我的否定。要不死亡除非不發展，要不發展，除非矛盾的絕滅，而無矛盾也就是無存在。現實的矛盾的發展既然是歸宿於此。則「資本論」的邏輯系統也不能不歸宿於此。

在研究機械與大工業時，「資本論」作者已指出：「當生產過程的物質條件與社會結合由以成熟時，其資本主義形態的矛盾與對立，同時，新社會的形成要素與舊社會的革命要素也由此成熟了。」（四一一頁）這點在討論到資本蓄積的歷史傾向時更具體展開了，那就是從私人的佔有與社會的生產的矛盾在發展中轉化為其反面，就是社會的集體的生產與佔有，就是掠奪者的被掠奪。（六五二頁）

四、幾個要點

從商品內部的二重性出發，一直到資本主義蓄積的歷史前途的展望，全部內容，我們可以把它分成三個大段落：第一是商品的二重性與單純的交換過程，第二是從單純的交換過程到商品流通的過程，第三是從商品流通過程到資本流通過程到資本蓄積過程。這三個段落可以用商品、貨幣、資本做大標題。在第一段落中，矛盾在潛伏狀態中，在第二段落中因貨幣之產生而矛盾表現為外的對立，在第三段落中，因勞動力的買賣，矛盾發展為強烈的鬥爭了。這就是「資本論」第一卷中的邏輯發展的途徑，也就是商品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的反映。從以上的說明中——雖然我們的說明不可能把包含在「資本論」中所有的關於各方面的矛盾實例都說到——可以知道，何以矛盾的統一的法則在辯證法中佔有那樣重要的地位，以及這一法則是如何具體表現的了。我們不妨歸納成下面幾點：

一、一切存在的事物、過程、現象都包含着內部的向兩極的分裂，把握這種分裂，正是把握一切

事物、現象。過程的核心。在「資本論」中可以用商品之分裂爲價值與使用價值，勞動之分裂爲抽象勞動與有用勞動，資本主義生產之分裂爲勞動過程與價值增殖過程等等爲例。

二、矛盾的兩極是互相依存着的；只是因爲事物中包含着這一極，同時包含其對立的一極，所以牠才成爲這樣的一個事物；而同時在這二者間又是不可調解的，是各自沿着其自身的方向而前進，並且互相推動着前。因此事物的發展的動力就是矛盾，其發展的全過程也就是矛盾的發展過程。這在「資本論」中，從商品交換到商品流通，到商品生產過程的發展就是適當的例子。另外，在上面未述及的從合作到工廠手工業到機器與大工業的發展過程也是最好的例。

三、內在的矛盾，在發展中常轉化爲外的對立的現象形態；交換過程中的內在矛盾，表現爲在流通過程中買與賣的二獨立事件的對立；在商品內部的矛盾表現爲商品與貨幣的對立；生產社會性與佔有私人性的矛盾表現爲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外部的對立等等。但是外的對立仍以內的矛盾爲基礎，並不是單純的外的抗衡。比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貧者愈貧而富者愈富，這形成爲明顯的對照與對立，而這並不是完全獨立着的外在的兩個過程，實是同一過程的兩面，這正是「資本主義蓄積上的內在矛盾」的表現，因爲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形成財富蓄積的過程同時就是形成相對的人口過剩（即形成「貧窮的蓄積」）的過程（見五四二—五四三頁），若無視外的對立也是不對的，因爲內在矛盾之表現爲外部對立，正證明了這矛盾的成長成熟，而接近於破滅。所以：

四、事物內部的矛盾的發展成長過程，也就是事物走向被否定，被消滅的過程。但這消滅並不是絕對的消滅，而是轉化爲新的事物。所以資本主義形態的矛盾對立成熟了的時候，也就是舊社會的革命要素與新社會的形成要素同時成熟的時候。一方面舊的死亡，一方面新的成長：這也是一個矛盾的統一，因爲這兩個過程也不僅是外部地互相對立着的，而是同一過程的兩面，是互相爲條件，互相依存，而又互相對立、互相鬥爭的。

矛盾的對立就由此而展開，進一步表現爲從量變到質變、否定及否定之否定等等。

此外，我們還可從「資本論」中得到如何運用矛盾統一法則的重要暗示，這就是，不能只在現象形態上玩弄矛盾對立的事實，那樣做是什麼也得不到的，必須從表面現象深入到本質去，去揭發出作爲這些現象形態中的矛盾的基礎的根本矛盾。這正是「資本論」中必須從商品中與造成商品的勞動中的二重性開始其說明的原故，就正因此，馬克斯能够解釋一切庸俗經濟學者所不能解釋的價值生產上的謎，假如只停留在表面現象的矛盾，則一定無法解釋它，結果就只好或者迴避這謎，視之爲非現實的，或者是歪曲牠，把牠觀念化起來。比如魁奈（Quesnay 十八世紀的經濟學家）曾提出這樣的矛盾，「爲什麼以生產交換價值爲任務的資本家，要不斷地壓低商品的交換價值？」來責難他的反對派，後者竟不能置答。但在馬克斯，這問題是討論到「相對剩餘價值問題」的。他說，「因爲生產力的發展與商品價值的變動成反比例，又與相對剩餘價值的增加成正比例，而對於資本，最重要的事

就是價值增殖，所以資本家要發展生產力來使商品便宜，同時使其所含的剩餘價值增加。」（見二五三頁）這是現實的矛盾運動形態，而這矛盾的產生仍是基礎於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的，魁納及其反對派都不能認識後者，當然也只能把前者當做不可了解的謎了。

因此，只是指出了矛盾，那並不是辯證法，假如不從本質中去揭發出基本的矛盾，並且把握這矛盾的發展與表現，那麼矛盾法則也只成為庸俗的東西，而不能具有批判的革命的意義。於說明貧富的對立形態時，馬克斯曾指出：「資本主義蓄積上的這種內在矛盾，經濟學者曾在各種形態上予以提示。但他們的提示都把這種矛盾和以次諸現象混同了。這諸種現象，雖在某限度內和它類似，然本質相異……」（五四三頁）。這些學者只是在現象上接觸到這種矛盾，加以合理化的解釋而已，在另一地方，馬克斯又譏刺那「一而接受李嘉圖的利潤說，同時又採用西尼耳的節慾報酬說」的約翰穆勒說：「他對於黑格爾的矛盾（那是一切辯證法的源泉），雖毫無所知，但對於各種平凡的皮相的矛盾，他却是十分內行的。」（四九九頁的註四一）

「資本論」就是這樣地用牠對於資本主義的深刻分析告訴了我們，辯證法是什麼東西，應該怎樣運用到實際問題上去。並且教訓了我們，不要表面地，模糊地把握矛盾，因為既然矛盾法則是「一切辯證法的源泉」，而「平凡的皮相矛盾」的把握，結果就是辯證法的庸俗化，也就是辯證法的死滅。

- (一) 資本論中譯本（郭王合譯本）第一卷序文之十一頁
- (二) 同上書十頁十二頁
- (三) 同上書十二頁
- (四) 資本論通信集一〇五頁（郭大力譯）
- (五) 「馬克期政治經濟學批判」（吳黎平譯）「政治經濟學論叢」一七一頁
- (六) 同上書一二九頁
- (七) 資本論第一卷正文一二〇頁（郭王譯本，以下凡引資本論一卷中話，都不註名書名，只在引句下記明其頁數，）
- (八) 列寧說：「統一的分裂和它的矛盾的各部分的認識是辯証法的真髓。」

列寧怎樣反對主觀主義

——讀「什麼人民之友」的筆記

在前一世紀的九十年代初期，俄國的民粹派以「俄國財富」月刊爲大本營，進行對馬克斯主義的進攻。爲了最後擊潰民粹派思想，列寧在一八九四年寫了「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這本書。在這書裏，列寧深刻地分析了民粹派思想之爲一種市儈的主觀主義，說明了馬克斯主義是與主觀主義絕不相容的科學——是在最嚴正意義上的科學。

列寧引用了列辛的詩句向民粹派說：「我們唯願人們少恭維我們一些，而多用一點心來閱讀我們」。這正因爲民粹派縱然讀過一兩本馬克斯主義，但從來不求客觀地了解馬克斯主義到底是什麼，而只是照自己的主觀來加以解釋；因而他們對馬克斯或者恭維，或者攻擊，都無非是故意的曲解。針對這種「批評」，列寧指出，馬克斯主義是「以嚴格科學態度對待歷史問題和社會問題的」。最有趣味的是，主觀主義者在歪曲了馬克斯主義後，却「批評」馬克斯主義不過是機械的經濟決定論，不過是圖式化的正反合三段論，不過是獨斷的教條，不過是空洞的理想。——這就是說，馬克斯主義本身其實並不是嚴正的科學，而是主觀主義的產物。對於這些批評，列寧在這裏，都已作了實實在在的答

一 什麼是科學方法

至今我們還可看到，有許多人把馬克斯主義的唯物論解釋做是簡單的經濟決定論而加以攻擊，列寧反詰道：「你在馬克斯或恩格斯什麼著作裏讀到了他們一定說是經濟唯物主義呢？他們在描寫自己的世界觀時，只不過是把它叫做唯物主義而已。」（頁二八）照這些「批評者」看來，馬克斯主義對社會的考察是只看到經濟，而完全「不肯顧及全部社會生活總和」的。但實際上相反，列寧說：「唯物主義者（馬克斯主義者）正是會提出關於不備必須分析社會生活底經濟方面，而且必須分析社會生活所有的各方面的問題的第一批社會主義者」。（頁三八）比如資本論吧，雖是以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為「骨幹」的，但就在資本論中，馬克斯也是「到處和經常考察那些適應於這些生產關係的上升建築物，以肉和血來把骨幹包裹起來」。（頁十九）由此可見，馬克斯主義並不是要求在考察社會時只看經濟，而把其他一切社會現象直接地用經濟來解釋，恰恰相反，它是要求全面地考察社會現象，精確地「把社會現象這一複雜羅網中的主要現象和次要現象分別清楚」（頁十七），而從中看出生產方法的決定作用的。這不是主觀主義而是精密的科學態度。

對於馬克斯主義的辯證法、民粹派認為其實就是黑格爾底三段論法，似乎馬克斯主義的一切結論

都不是根據事實而得到，却是從空洞的三段論法抽演得到的。這種批評其實在九十年代已經是如列寧所說：「被那些對馬克斯施行批評的資產階級批評家用得腐爛不堪了」。因為杜林早就這樣批評過，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早就加以駁斥了。馬克斯主義從來不會想用三段論法來直接證明什麼東西，恰恰相反，列寧說：「馬克斯從其最初開始其著作和革命活動時起，就已極端肯定地提出其對於社會學理論的要求：社會學理論不過是應當準確描寫真實過程而已（例如請參看共產黨宣言論共產黨人理論底標準）。」（頁五三）因此「辯證方法完全不在於三段論法而恰是在否認社會科學中的唯心主義方法和主觀主義方法」。（頁五八）由此可見，辯證方法和什麼空洞的三段論毫無關聯。其實，列寧說，辯證方法「無非就是社會學中的科學方法，其內容就是要把社會看作是活的處在經常發展過程中的有機體，爲了研究這個有機體就必須客觀分析那組成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係，研究該社會形態底動作法則和發展法則」。（頁四一）把辯證方法等同於三段論法，有什麼根據呢？假如馬克斯主義在分析社會現象時用到正反合的「公式」，那麼這公式並不是作爲前提，而是作爲結論的。

民粹派以及過去和現在的主觀主義者在反對馬克斯主義的唯物論和辯證法上面既然只是這樣曲解，他們想把馬克斯描寫爲空洞的觀念當然不能不失敗。而當民粹派向馬克斯主義要求一個足以說明一切歷史時代的原則的時候，恰恰表明了他們自己所想像的社會歷史原則才是最空洞不過的。列寧說，民粹派的批評家是「想囊括一切時期，而且想這樣囊括，以至於不來具體論及任何一個時期。爲

要達到這目的，就只能有一個方法，就是隨便說一些燻爛的和空洞的一般言論和空話」。(頁廿六)

這種空話是馬克斯主義者從來不說的，因為「馬克斯所否認的，正是那認為無論過去時期或現在時期都有同樣經濟法則的思想」。(頁四二)他只是實事求是地來解答某一個問題，說明某一個時代。

批評者還說馬克斯主義只是對於美滿的將來的空想與希望，這當然更是無稽之談。列寧答覆這種批評說：「科學社會主義是從來沒有繪畫過任何將來前途的，它僅僅限於分析現代資產階級制度和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組織底發展趨勢而已」。(頁五九)這就是說，馬克斯主義的出發點從來不是什麼對將來的空想，而是對現實的分析；他所注重的是現實中的鬥爭，並給這鬥爭以確定的目標；他之所以受到許多人信仰並不是因為他許諾給人以美滿的將來，而是因為他對現實的分析是如此精確而不可駁倒。

二 怎樣批評不同的思想

和作為科學的馬克斯主義相反，民粹派思想的主觀主義是非常顯著的。他們中的一個理論家曾說「社會學應從某種空想開始」，列寧就加以批評道，「主觀方法首創者之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說的這句話，就最好不過地表明他們那些手段底實質」。(頁一五)既然他們的理論是從空想出發，則自然會如前所說的，以燻爛和空洞的一般言論來企圖同時說明一切時代，而結果任何一個時代也沒有被

至於對當時的實際的俄國社會，主觀主義的民粹派既然不能對現實作認真的分析，自然也提不出確實的出路。他們只好主張「依照實際方便與否」而從「西方文明」中「盡可能把好的東西從各處拿來」。(頁六三)這種主張不能不令我們想到我們所遇到的全盤西化論和中體西用說，因為他們分別不出社會現象中的主要現象和次要現象(列寧認為這就是「社會學上主觀主義的根源」，頁一七)當然他們要改革社會，就無從下手了。他們也就只能採取雜湊辦法了。列寧給這種主張以非常切實的批評說：「他們既忠於社會學主觀方法，就想從四面八方拿來好東西，——而其實，這種幼童願望所能產生的結果，當然只是那種忽略實況的反動夢想，只是不會理解和利用新制度裏真正進步的革命成分，却來同情於那些使半農奴和半自由勞動的舊時美滿制度永垂不朽的辦法」。(頁一一四)

「主觀社會學最顯著的特點是生怕直接地確切說明和分析實況，却寧願飛翔到市儈的『理想』天空中去。」(頁八五)——這就是一切主觀主義者的思想上的出路。不用說得，馬克斯主義者和這種主觀主義是沒有一絲一毫氣味的相同的！

假如民粹派之批評馬克斯主義是那樣主觀的任意曲解，那麼馬克斯主義者對民粹派的分析却是異常忠實而客觀的。列寧在這裏認真檢閱了全部的民粹主義的理論，並對現實作了周密的分析以對照民粹主義的理論。並且他在說明了民粹派思想之為主觀的空想後，更指出這種空想也有其現實的基礎，

他說：「如果我在批評『人民之友』底觀點時，竟以將其思想拿來和馬克斯主義思想對照爲限，那就會是離開唯物主義方法了。還須說明『民粹主義的』思想，指明其在我國現時經濟關係中的物質根源。」（頁一〇六）而事實上，列寧正是如此做的。他是具體分析了當時俄國社會經濟實況，從而證明民粹派對「農民」不加分析而予以一般的重視這種觀點，在實質上只是一種市儈的思想。並且他還把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民粹派思想和九十年代的分別看待，他說：「如果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陷入這種幻想，會是情有可原和甚至於自然而然的，——當時關於農村經濟情形尚較少確實消息，當時農村分化情形尚未如此顯明暴露出來，——那末現在就須故意閉起眼睛，才能看不見這種分化」。（頁一二六）九十年代的民粹派是不配以其先行者來驕傲的。因爲「他們已把舊時俄國社會革命民粹派主義底優點，喪失無遺，却緊抓住其巨大錯誤之一，即對於農民內部階級對抗性的不了解。」（同上）列寧以如此光輝的句子來稱頌契內雪夫斯基及其同時代的英雄，而又以如此深刻的斥罵加於九十年代的墮落者們身上，——在這裏是給了我們以一個馬克斯主義如何進行思想批評的模範。還並不如有些人所想像的，馬克斯主義者是以和自己的思想的同異來評價一種思想，却是，就在批評與馬克斯主義完全不同的思想時，也不虛懸着主觀的好惡來做標準的。這更證明了，馬克斯主義的思想在一切方面都是絕對摒除主觀主義成分的。

三 我們學到些什麼

所以在這本書裏，列寧不僅從理論上指出馬克斯主義和民粹主義之對立，而且是以對當時俄國的經濟狀況的客觀分析來反對民粹派觀點，證明其是市儈的主觀主義。他甚至就運用民粹派所提出的實際材料，加以深刻分析，來證明民粹派思想的錯誤。在這裏，是絲毫不滲雜一點主觀的要素的。

從這裏面，我們可以學到些什麼呢？

爲了反對主觀主義，列寧所指示出的馬克斯主義的科學態度，是必須學習的。列寧要我們注意「馬克斯所萬分着重提出來的這個對於自己全部學說的標準」，那就是「把『那在我們眼前發生的東西』歸納起來」。（頁六七）這豈不是就是我們今日所說的調查研究麼？必須這樣做，我們才能不陷於機械的經濟決定論，公式的三段論，而能够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不以空想來娛樂自己。

正因爲反對馬克斯主義的人是那樣曲解，彷彿馬克斯主義者對任何一個國家時代的考察都是把馬克斯書中的結論搬一個家，那麼我們就必須要像列寧在書中所引普烈漢諾夫的話那樣聲言：「我們無論如何不想以偉大名字的威信（即馬克斯底威信）來掩護自己的綱領」。是的，對於馬克斯主義者，最重要的東西，唯一的權威就是客觀的真實，至於其他一切權威（甚至連馬克斯主義的偉大的創始人在內）都不是必要的前提。所以在列寧與民粹派爭論的時候，列寧所做的事就是認真說明馬克斯主

義到底是怎樣一種思想，俄國當時的經濟關係到底是怎樣，其發展趨勢又是怎樣。他不是因為民粹派思想不合馬克斯主義而反對民粹派，而是因為這思想不合俄國當時的實際情況而反對民粹派。他說：「沒有一個馬克斯主義者曾在何時何地這樣論證，說在俄國『應當有』資本主義，『因為』在西方有過資本主義等等。沒有一個馬克斯主義者曾在何時把馬克斯底理論看成是什麼必須普遍遵行的哲學歷史格式，看成是什麼比對於某種社會經濟形態的說明多些的東西。……沒有那一個馬克斯主義者曾在什麼時候不以這理論與實況以及與一定的——俄國的——社會經濟關係歷史適合為基礎，而竟以其他什麼東西為基礎來論證過自己的社會民主主義觀點。而且根本就不能這樣來論證，因為這個對於理論的要求，是已由馬克斯主義底創始人馬克斯自己所完全明白肯定提出並奠定為他全部學說基礎的」。（頁六七）；我想，這段話是非常深刻地教了我們應該怎樣運用馬克斯主義。

列寧和他的同志們曾經努力於正確運用馬克斯主義，使之俄國化。這種努力成績表現在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其著作中間，同樣在本書中也表現着。他做的工作其實也很簡單，列寧用這樣一句話來說明道：「馬克斯理論對於俄國的『應用』，只能是運用唯物主義方法和理論政治經濟學底已規定的手續來研究俄國生產關係及其進化情形」。（頁一三七）這就是說，馬克斯主義俄國化不是把馬克斯主義的結論簡單移植俄國來，而是用馬克斯主義的方法認真地「具體研究俄國經濟對抗的一切形式：研究這些形式底聯系與其「發展度情形」，使得理論成爲「以詳細周密研究俄國歷史

和實況爲基礎的理論」。(頁一六五) 人們或許要說，只要研究實際情況好了，何必一定要用馬克斯主義的方法，但我們已經知道，馬克斯主義方法不是別的，本不過是一種嚴格的科學方法，不要用科學方法來研究，難道用空想方法麼？

我們知道，列寧是非常重視理論工作的。但他又說：「完全不是把理論工作放在實際工作前面的第一位上去，更不是把第二種工作推延到第一種工作完結以後去作」，因爲這樣作法是「社會學主觀方法底崇拜者或空想社會主義底信徒」。(頁一六六) 這就是說，主觀主義是把理論和實踐分開，而使理論成爲空想。但馬克斯主義的理論既是以實際情況而根據，則自然能指示出實際鬥爭的路線與方向，而迅速地轉化爲實踐，因此「理論工作與實際工作就溶合爲一個工作」。(頁一六六) 接着列寧又指出：「這樣提出問題，就可保障社會民主派免除那些社會主義者集團所如此時常患着的缺點，——免除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又說：「既然以學說適合於實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作爲學說底最高的和唯一的尺度，也就不會有教條主義」。(頁一六七) ——反對主觀主義也就是反對宗派主義，教條主義，這正是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正派作風。

下

輯

怎樣結合書本知識和實際經驗

我們從事學習的目的是把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使理論完全能運用到實踐上去，使實踐受到理論的指導。

在這裏，我們要來討論對於一般人而言，書本知識和實際工作怎樣才能聯繫起來。

大家都知道讀書的重要，爲了從書中學習到理論，學習到科學的知識；大家也都知道死讀書沒有用處，還要在社會中學習工作的經驗。但是如何使書本知識和實際工作聯系起來，却常常成爲很困難的難以解決的問題。在抗戰期間，我們曾經遇到很多青年爲此而苦惱。典型地表現出這種困難的是那一種青年，他們在抗戰初年，曾在戰地或別的地方作過一個時期的「救亡工作」，而近年來則回到了學校或者在什麼機關裏服務。在前一時期他們在工作中，常發生不能把過去學到的書本知識運用到實際中來的苦悶，因而痛感到理論學習的不够；而在後一時期，雖然有較多學習書本知識的機會了，却又發生專門讀書無用的苦悶，仍然感到所學的理论並不能完全解決過去在工作中所發生的困難，也不能指導目前生活中的一切問題，因而也沒有把握用理論來開展今後的工作。——對於他們，書本知識與實際工作總是「兩概」的，二者總是聯繫不起來。要使這二者聯繫起來，無論對於學習書本知識還

是對於從事實際工作都首先就必須確立正確態度和方法。

一 「得言」和「得意」

那麼在學習書本知識時，應該建立怎樣一種態度呢？在這裏，我想起「莊子」上的一段話。在「莊子」的「外物」篇中說：「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莊子原文的這一段話當然還有他的另外的意義，而我們却不妨用我們的意思來解釋。這就是說：書本中的文句是給我們以某種知識的，因此讀書本時，重要的不是記熟文句而是要把握文句中所傳達的意思，正如同捕魚的人捉兔的人是爲了得魚得兔，不必死抓住捉魚所用的「筌」，捉兔所用的「蹄」一樣。固然一種意思要再表達出來，仍然要用語言文字，但却不一定就是本來的語言文字，反之，倘只死記住文字而並未真領略其意義，還是空的。此莊子上所以有「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的感慨，中國的一個馬克斯主義也會尖銳地說：

「如果我們只知背誦馬克斯主義的經濟學，從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爛熟了，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樣是不是就算得一個馬克斯主義理論家呢？大概不算吧！這樣的『理論家』實在還是少一點好」。

這裏所描寫的在引號中的「理論家」正是「得言而忘意」的典型代表。光是記熟文句，當然無從

應付，因為白紙上的筆字和實際生活完全是不相識的。只有文句中傳達的意思才能運用到實際中去。許多人傷心地說：我已經讀了很多書，但仍不能應用，理論與實際的聯繫莫非是句騙人的話麼？——我們要向他們說：其實你並沒有得到知識，只是得到了文句，並沒有得到理論，只是得到了書本。既然只是魚網捧回家了，却並沒有得到魚，當然無從吃到紅燒頭尾！

光做到「得言」是很容易的，就像資本論那樣的大書吧，把它「讀了一千遍，以至於句句都背得」固然也很難，但比了對這本書澈頭澈尾地「得意」其實還是容易得多。「背誦」實際上只是一種習慣的作用，人們可以不費腦筋把一篇文章讀得琅琅上口，像私塾裏小學生讀三字經一樣，但要能「得意」就必須費腦筋了。怎樣才算讀書而「得意」，我想起碼要做到這幾點：

第一，不要只記得原書中的結論，而要了解這結論是怎樣得到的；

第二，不要只知道那裏面是怎樣怎樣說的，而要知道那裏面為什麼這樣說；

第三，不要爲書中所講的許許多多東西所困惑住了，而要想明白這許許多多東西是如何貫串在一起的。常聽人談到某種有系統的理论時說：像有一根紅線貫串在裏面。這是不錯的，把握這根紅線就是最重要的事，能做到這點就自然不會只記住結論，忘記了前提，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綜合這幾點，其實就是說，讀書不能只是用眼讀，而且要用頭腦來讀。用眼讀充其量只能知道書

中有些什麼話，用頭腦讀却知道在這些話之間的邏輯系統。譬如讀資本論，用眼睛可以讀到商品、交換過程、貨幣、勞動力、生產過程、資本、剩餘價值、工資、勞動日、機器、資本主義的原始積蓄……這一大堆東西。但原作者不是亂七八糟地把這些東西堆在那裏的，這一切是被按照着其內在邏輯系統而安排着的。但一個不充充分運用頭腦的讀者，却不免在這豐富的內容前眼花撩亂了。在實際社會生活中，我們要隨時向自己問：「爲什麼」，讀書時也是一樣。因爲這樣的問題的提出就正是挑撥腦神經的運動。「爲什麼資本論必須從商品講起呢？」「爲什麼不先講資本，而必須從商品講到貨幣，再講到資本呢？」「爲什麼在相對剩餘價值的一篇裏要提出合作，手工業工廠和機器這樣的節目呢？」……等等，假如在讀資本論時向自己這樣的提出問題，而且能確實地給以答覆，那麼就可算是相當地做到了透過原書的文句而把握到其中的邏輯系統了。

像這樣的做法，可以叫做讀書時的一反省」。而實行反省的具體辦法就是做筆記。讀書筆記本來有各種各樣用處，但對於一般的學習者，筆記的主要作用應該是在於幫助反省，幫助把握原書的「意」。假如讀書筆記只是把原文拿來節錄地照抄，以「於記憶，那就仍易陷於「得言而忘意」的錯誤中去。所以最好是在讀過一章，一篇或一本書後，離開書拿起筆，用自己的話來複述一下原書中的意思，——是整個的意思，不是零星的意思，不是把原來有系統的東西分拆成一點一滴。假使能這樣做得很好了，那麼縱然對於原書，沒有一句話記得住也不是什麼可怕的事。

當然，在這裏重要的事不是「忘言」，而是「得意」。其實真能「得意」也不會完全「忘言」。常有人悲觀地說：我的記憶力壞極了，昨天讀的書，今天就完全忘了。！！但其實這不是記憶力弱，而是讀書時沒有用心。假如確實做到了如上所說的「得意」，則不僅隔一天，縱隔十年也不易忘記，而且甚至連原來的文句也可聯帶地想起。這是很顯然的。比如讀一首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小孩子要唸幾十遍才能背熟，過幾天不唸又忘了，那是因為他並不解其意，但我們明白這意義的人，甚至看過一次，就可以記住了。對於數學公式也一樣，很多學生臨考試前硬記住了，考完隨即忘掉，但若明白了這公式是怎樣產生的，則縱然忘記，也可以造出這公式來。

所以讀書而能够做到「得意」，而不僅是文句上的背誦，那麼這就算得上是初步地使書本知識屬於了自己。

但爲什麼還只算是初步呢？因爲要使書本知識完全屬於自己，還必須要能運用書中知識到實際生活中去，現在我們雖然做到了「得意而忘言」，但理論還是理論，並沒有和實踐結合起來。

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就是使理論從書本上跑下來，走到實際生活中去。現在我們做到了使理論離開了書本的文字，而成爲我們自己腦中的意思，這雖然還只是這一個運動過程的第一步，但確是很重要的一步。在以下我們就要從實踐方面來談一下。

二 向理論「上升」

結合理論與實踐之所以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因為理論是一般地，概括地說明某一類或某一方面的
事物，因此是帶有抽象性的。而在實踐中，人們所遇見的却總是個別的，特定的某一件事物，因此是
最具體的。理論中最抽象的是哲學！方法論，而實際生活中最千差萬別的是個人的日常生活。爲了
把辯證法引用到日常生活中來，有多少青年是碰過壁了。

你不要着急，既然馬列主義理論是從前人的社會鬥爭的實踐經驗中發展形成的，那麼當然它也可
能和我們當前的生活實踐聯繫起來。在這裏，我們應該注意的是，所謂把理論運用於實踐，並不是單
純的把一般的理論下降到個別的事情上去；而另一方面還要使從生活實踐中所得的個別的具體經驗，
理論化起來！也就是向理論上升。假如讓經驗始終停止在個別的特殊形態上，那麼理論是無從和
牠結合起來的。

經驗固然可貴，社會上有很多人以閱歷多，經驗富而自傲。但是只靠經驗應付一切事，也是很危
險的事。因為經驗究竟只是一時的，個別的，零碎的。只有書本知識，以空洞的理論爲萬能，那就成
爲教條主義。只有實際經驗，以個別的經驗爲萬能，那就成爲經驗主義。事實上，我們可以遇到這樣
的人，他們也讀過理論，也從事過實際工作，但是在讀書的時候，所見者只是書上的文句而已，在做

工作時，所得者又只是個別的經驗而已。這樣的人就是把兩個方面的主觀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一種是教條主義——集合於一身，對於這樣的人，理論與實踐當然不是互相結合的，而是格格不相入的了。

正如在讀書時的反省，是使書本中的抽象理論下降到具體實踐的第一步一樣，在工作中也要反省。而很好地執行反省，就是使具體的經驗向理論上升的第一步。爲什麼每一個工作團體在做完一個段落的工作，要開檢討會，執行檢討工作和自我批評？爲什麼每個人對於自己生活與工作要時刻反省？一定有人回答說：這是因爲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但是「後事」究不會與前事完全一樣，要解決新的事件就必須注意到新的情況，新的條件，未必就能夠簡單地把解決從前的事情的辦法移用過來；那麼何以由檢討前事所得經驗，能夠運用於後事呢？這就是因爲在檢討與自我批評時，雖然常是針對某一件事的，但檢討批評的結論，却不應該只是關於這一件事的，而應該是關於這一類事的，因此，在將來又遇到一件與前事同屬一類的後事時，於是前事才能成爲後事之師。反之假如我們天天檢討和反省，却始終黏着於特殊的事件上，永不能從其中得出比較一般性的結論，那麼在以後遇到新的事件時，一定還是應付不了。這就是所謂，徒憑經驗，不足以處世。

當然，從個別經驗中得出比較一般性的正確的結論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必須認真地工作，認真地反省。所謂認真的反省又包含兩方面意義，一方面，不是死死地就事論事（簡單地判決這

一件事對，那一件事錯，是很容易的)；一方面又不是從半空中拉一個抽象的大帽子壓上來(簡單地判決：這是「機械論的錯誤」，那是一個人主義的劣根性)，也是很容易的)因此就要切實檢討具體的經驗，加以分析研究，並和過去其他的具體經驗比較參證，然後從中得到比較一般性的結論。——這樣做，就是所謂「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到理論」。但假如經驗還很貧乏，還不够加以綜合，那麼就必須首先更多地參加工作，去更多的吸取經驗。

正確的理論——馬列主義的理論，本來就是從實際中鍛鍊出來的。所以這樣來說明馬克斯的思想學說是很對的：「他參加了實際革命運動，他回到實際中去加以調查研究，概括了各種東西，這種概括的知識就叫做理論」。而且整個馬列主義的理論，決不是幾個創始者從他們所直接接觸到的實際中概括而得到的，並且是概括了幾千年來全人類在社會鬥爭中的全部的經驗，特別是無產階級在其產生以來的若干年中全部的鬥爭經驗。假如有人以為只要把他一個人的經驗概括起來，也能自己造出馬列主義理論來，那不待說是不可能的。因此使個人的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那也只能得到比較一般的結論，只是向理論上升，還不能就產生有系統的理論。

因此，我們若得到理論，得到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就不能專靠個人實際生活的經驗，而也要去接受前人「總結其生產鬥爭與社會鬥爭的經驗而寫成的理論，——也就是，要去接受書本知識。

三 兩方面的結合

所以結合書本知識和實際工作雖然不容易，却也不是很難的事。只要我們能够做到這兩方面：一方面使書本知識脫離書中的文句，成爲我們自己頭腦中的東西；

又一方面使實際工作中的經驗加以總結，使之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使之受到頭腦的加工製造，這樣，理論與經驗二者就在自己的頭腦中結起婚來了。

不過我們雖然可以如上那樣，分成兩方面來講，其實這又不是一件割然分開的事，而是相互輔助，相互爲用的。我們不能說，使抽象理論具體化和使具體經驗理論化這兩件事中，那一件更爲重要，那一件應該先做。我們只可以說，只有書本知識的人應該回到實際工作中去，只有實際經驗的人應該去認真讀書。這不僅是爲了彌補其所缺的一方面，而且是——對於前一種人說，用實際經驗來幫助他確實地佔有書本上的理論；對於後一種人說，用書本知識來幫助他總結，綜合其全部經驗。

很顯然的，一個完全沒有實際工作的經驗而且從來不曾相當地把他的經驗總結、綜合了的人在讀馬列主義理論時，無論怎樣加以思考，白紙上的黑字也還只是白紙上的黑字，他就只能背誦其文句而無從把握其意義。而一個完全沒有書本知識的人，對於他的豐富經驗，縱欲加以整理總結，也有無從下手之苦。所以我們就應該認真檢討自己的工作，來幫助自己吸收書本上的理論；又應該認真去把握

書中的「意」（而不是其「言」）來幫助自己的經驗上升。——人們能够這樣地做去，理論和實踐自然不是兩概的；書本知識和實際工作自然打成一片。

無論是學習書本知識還是從事實際工作，要能收實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用頭腦來想。反對唯物論的人常把唯物論者曲解成是不重視頭腦裏的思想的，其實沒有一種理論是比辯證唯物論更能了解頭腦的真實價值，更能明白思想的偉大作用。我們上面已經說過讀書不能只是用眼、用口讀，而要用頭腦讀；同樣的，做事也不能只是用手用腿做，而要用頭腦做。讀書時不再思再想，包含在文字裏的意思，不會自己跳到你頭腦裏來。做事時不左思右想，具體的特殊的經驗不會自己總結成一般性的結論來。當然儘管可以再思再想，左思右想，但決不能胡思亂想，是要根據由前人的實踐中所證明是正確的理論來想，是要根據自己在實際工作中所得到的經驗來想。

最後我們還要補充一點意思。既然所謂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使理論從書本上跑下來，並不是一個很簡單的過程，在這過程中自然有著若干層次，不容越級跳躍。許多人想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來直接解決個人的一件件別的生活問題——例如婚姻問題，但這是不可能的。這裏面應該有幾個過程：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指導下我們可以了解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的一般問題，又在中國社會性質與中國革命性質的理論的指導下我們可以獲得關於我們在這時期，對於家庭關係倫理關係所應採的基本原則，又在這些原則的指導下我們才可以順利解決所要解決的婚姻問題。不顧到這種過程，

而狂躍式地把最大概括性的一般理論直接用之於某一最局部性的事件上，或從最局部的工作經驗中直接抽繹出最一般性的理論原則，都是不可能的。倘要勉強這樣做，就不能不陷於公式主義，教條主義，主觀主義。

由此也可見，對於有許多只學了最一般的方法論，而嗟嘆於理論與實踐結合不起來的人，我們還應該勸告他們去認真研究一下在抽象性上較低一級的理論，——歷史社會科學的理論。再配合上他們自己在工作經驗中的檢討與總結，他們才有可能真正了解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也才能够使最高抽象性的方法論如意地運用在生活實踐中。

實踐的態度——爲人民服務

魯迅有兩句詩道：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爲孺子牛。」

他又曾說過這樣的話，把自己譬喻做是一匹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汁。

做牛做馬，本來也可以說是極壞的意思，是奴隸的代名詞；倘若甘心做牛做馬，那就成爲奴才了。這正是因爲普通的牛馬總是在某一個主人的驅使之下勞作，隨這個主人的意思而奔走，爲這個主人的利益而服務的。但當魯迅說到自己像是一匹牛的時候，意思却是完全不同的，他是說，他要爲廣大的人民大眾而服務，只強能有利於人民大眾，縱然自己吃的只是乾草，也願儘量榨取自己身上的乳汁乃至血液來餵養人民大眾，縱然要因此而受到一些人的敵視和迫害，也決不退縮，「橫眉冷對」——能做這樣的牛，在魯迅先生，是心甘情願的，而知識分子能够努力使自己成爲這樣的牛，正是十分光榮的事。

——所以說到做牛做馬，就先要看看是爲誰而做和怎樣做法；說到服務觀念，就先要看一看是爲誰服。

務和怎樣服務。

我們的人生觀應該是服務於人民大眾的人生觀。這就表明我們的服務觀念和各種舊有的服務觀念，有着本質上的差別。

一 封建時代的服務觀念

首先我們要把爲了人民大眾的服務觀念和封建社會中的服務觀念對比一下。

我們知道，封建的社會關係，是表現爲嚴格的身分等級制度的。左傳中載辛尹無宇之言曰：「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見昭公七年）這正是這種封建等級制度的一個具體的圖案。在這制度下，每個人被看做是生來就屬於某一個身分等級，處於這個等級中，就有比他高一級的人要他去伺候，也有比他低一級的人來伺候他。固然，上舉這個等級的分類還太繁複一些，一般說來，那就是說，直接從事勞動的人民向士大夫服務，士大夫則向那位居九五之尊的孤家寡人服務，那位居最上的人是否也要有所服務呢？據說也要的，他是向「天」、「神」服務。這自然是句騙人的話，其真實意思無非是說，只有下對上服務的義務，上對下却沒有任何的義務，荀子把這個意思說得很顯明：「少事長，踐

事實，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

爲了維持這種「下事上」的社會關係，就產生封建社會中的那一套倫理道德觀念。這種倫理道德觀念儘管說得天花亂墜，無非只是一個中心意思，就是：處於下位的必須安分守己，爲上面服務。贊美這種倫理觀念的人常說，這是把家庭中的親睦和善的關係推廣到社會國家中去，這句話其實是不對的。因爲事實上，在封建社會中，並不是由家族關係推廣爲社會國家中的關係，恰恰相反，倒是社會國家中的關係反映在家族關係中。現在我們常常說，「天下一家」，「四海一家」當做一個人類的美好理想，但要知道這所說的是封建社會的家庭中，有着家長和族長以自己的意志君臨全家族的，在這家庭中，小一輩的人要爲老一輩的人服務，子女要爲父母服務，老婆要爲丈夫服務，這些是只要一讀最生動地描寫舊家族關係的小說『紅樓夢』是就可知道的。把這個只有『門前大石獅子』是乾淨的大家族結合在一起的固然有實際的經濟利益，而在精神上維繫着他的就是傳統的下事上的道德倫理觀念了。假如把這種家族中的倫理觀念推廣到國家大下去，把整個國家天下變成一個榮國府，寧國府，那自然不會是什麼美好的事情。

向來批評舊道德倫理觀念的大多着重這一點，就是舊道德提倡的只是片面的服務觀念，就是只是下對上有服務的義務。但也有辯護者說，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也還是相對的。那麼我們就應該指出，在這種君臣父子的倫理關係中，其實也只是下對上有服務的義務，而上對下却只是『賜恩』。

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這已是封建時代論政治的最開明的話了，然而其主張爲君的應顧到百姓的富足，仍是給爲君者自己的利益打算的。因爲倘不使百姓富足一點，爲君的自己也大吃苦。這正如主人役使奴僕，而給以衣服飲食，並不表現主人與僕人相互服務一樣。這裏仍舊只是僕人爲主人的利益服務，而主人是爲自己的利益出發，不得不使僕人得到起碼的溫飽。在這裏面，僕人的服務是絕對的義務，而主人施之少恩惠則就隨意了。所以封建統治者縱然對那種其實完全以統治者利益爲本位的君臣父子的所謂五常觀，也並不願意真正遵守，於是五常觀變爲三綱觀（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這就把片面的服務觀發展到極點了，而這也正是適合於維持封建統治者的利益。

對於這種封建制度的服務觀念，是不能不加以反對的。

我們的服務的觀念是爲人民大眾而服務，這就和那種從下到上的服務觀念根本不同。這兩種觀念是根本對立的那是不待解釋的了。

二 法西斯主義的服務觀念

法西斯主義，無論在其實際政治和其道德倫理觀念上都是澈底的反動。他也復活了封建性的倫理道德的服務觀，並使之成爲強制性的律令。絕對的服從與片面的服務就是牠的內容。不過法西斯理論常企圖把這種實質加以粉飾，有時牠不憚封建理論那樣赤裸裸宣稱「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

法西斯理論用人民與國家的關係來掩飾社會關係中下與上的關係。但在實質上：法西斯理論之所謂國家不過是少數統治者的利益的化身。在這情形下，把人民對國家的服務當做絕的義務，是和封建統治者說『朕即國家』，『率士之濱，莫非王臣』，並沒有什麼不同的。

但封建主義的服務觀也不敢經常赤裸裸地表明人與人的統治關係。如前所述，牠是把這種人與人的關係化身爲人與天的關係，人主要靠天吃飯，向天服務，而天的意志却只有統治者能了解，並由他代表（皇帝稱天子），所以向天服務也就是向統治者服務了。當科學知識已經使天的權威崩潰的時候，法西斯理論就用國家的名義來代替天的名義，同樣成爲掩飾『下對上』的服務觀念的主張的烟幕。

要揭破這種種煙幕，就只有堅持爲人民大眾而服務的觀念，一切以人民大眾的利益爲主體。

假如在封建等級制度中，一個人可以在不同的身份關係中屬於低級的地位，「一個人既是『君』的『臣』，又是『父』的『子』」，因而有時會發生『忠孝』不能兩全一類的矛盾；那麼在我們的服務觀念中，評價一切行爲只有一個確定的標準，那就是，看他是否有利於當時的人民大眾。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應該是爲了人民大眾的利益，爲了這種利益，一切可以犧牲。因此我們歌頌那爲人民利益而奮鬥到死但被統治者誣爲叛逆的戰士，我們讚美那爲參加人民大眾的鬥爭事業而不得不背井離鄉的革命者。同樣我們也可從這標準來評價『服務於國家』這句話。在真正的民主國家中，人民的利益表現

於國家中，國家成爲人民的代表和人民利益的保障者，那麼服務於國家的觀念和服務於人民的觀念自然是一致的，懷着爲人民大眾而服務的觀念的人自然就成爲真誠的愛國主義者。但在法西斯國家中，國家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根本衝突，真正爲人民利益而奮鬥的人就會被假藉國家之名以行壓治人民之實的人看做叛國者了。

三 尊重人民，向人民學習

但另外也有一種服務觀念，看起來也和封建性的和法西斯性的服務觀念不同，並不是主張由下到上的服務。如『慈善家』的服務觀，如宗教家的服務觀。他們說，我們也是服務於人民啊。固然，他們的行爲對於貧苦的人民有時也會有點滴的好處，但他們的服務觀念和我們的服務於群眾的觀念却是根本不同的。

我們雖然反對那由下到上的服務觀，但我們同時也反對那把自己看做是處於群眾之上的地位而向羣衆服務的看法。固然有一些『慈善家』真是有着爲貧苦人民做點事的『好心』，但他們也決不是把人民看做是自身有強大力量的存在，只把他們看做是一羣孤苦無告，急待援助的人罷了；他們更不把自己看做就是在人民中的一分子，而常把自己看做是在人民以外，以上的人，俯身來對人民做一點『好事』。

那種根本上是假冒慈善家名義的人不值得提到，只說那真能苦行救世，真能解衣衣人，推食食人的慈善家，他們對人民的認識，對自己與人民的關係的認識，總難越出上述的範圍。本來，倘不是真正從下層人民大眾中出身而要在認識上越出這個範圍，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們看到，就是在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中，他們攻擊舊社會的勇氣和建立新社會的理想和能力雖都值得敬佩，但他們也還不免是把自己看做是人民的救星，不是自己依靠人民，而是人民依靠自己。

所以我們儘管對於這些人對人民的關心，和爲人民做點事的志願表示敬佩，但爲了確立正確的爲大眾服務的人生觀，仍不能不對他們的服務觀有所批評。

我們的爲羣衆服務的人生觀當然不是用『慈善家』的眼光來看人民，來看人民和自己的關係。我們認識了：人民大眾正是在歷史行程中的偉大的決定力量，當他們一旦團結起來，行動起來，就有驚天動地的能爲。對比着人民大眾的力量，個人縱然多大的才能，也只是渺乎其小。假如以爲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人民拯救起來，結果未有不失敗者。相反的，人民的悲慘命運只有靠人民自己的鬥爭來改變。所以爲人民而服務，便是把自己的一切才能貢獻於人民的鬥爭事業中去。有些空想家坐在書房中，弄出一整套的大計劃，以爲這計劃一出來，就可以改變人民的命運了，這樣的服務人民，說得苛刻一點，不過是娛樂自己罷了。

進一步，更應指出，我們個人也許不是出身於勞苦人民大眾中，但我們參加勞苦人民的鬥爭事

業，也決不應自居於另一種身分，俯身屈就來做一點好事，我們必須努力使自己成爲人民中的一員。固然在人民大眾的生活中，也保存着許多落後的東西，但我們決不能把人民大眾所有的一切東西都看做落後的東西；而且就是對於落後的成份，也決不能用『上流社會』的潔癖來加以輕視，而要認真的研究，來逐漸地克復。應該看出，人民大眾中有他們自己的歌唱，他們自己的語言，他們自己的生活習慣，他們自己的思想情緒，這些固然是很粗糙樸質，但也包含着許多在『上流社會』的文化生活中間所找不到的精品。假如用自己所出身的階層的成見來抹煞一切屬於人民大眾的東西，那就不符合於爲人民大眾服務的根本觀念了。

有許多屬於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雖然自矢爲人民大眾而服務，但或多或少地還帶着輕視勞苦人民的意思，自己總覺得自己從血液中就帶着一套比人民大眾更高超的東西，這樣的觀念是妨礙他們走向人民大眾的事業中去的。

所以我們的爲人民大眾而服務的人生觀，也就包含着與人民大眾生活在一起，向羣衆學習等等的內容。固然人民大眾會在許多方面都要向知識分子求教，但知識分子也有許多東西必須求教於人民大眾，以人民大眾爲師，來充實改造自己。

四 爲了什麼目的

一切舊的服務觀都把服務當做一種單純的義務，而以爲人只要盡了這一種義務，就能給自己換來某一種的權利。

統治者向人民說教道，你們要好好地上面服務，你們只要服務，就能得到好的報酬和獎勵。——這自然是澈底的愚民政策。某些「慈善家」做社會服務工作，也正是或爲了得到個人的名譽，或甚至基於這樣的打算，從這個手給人民一塊錢，從那個手就可更方便地拿進十塊錢。換言之，這只是把服務當做獲得某種個人利益的手段，或者說是把服務當做享受某種權利所必盡的義務。

但我們的服務於人民大眾的觀念，既然是把個人與羣衆打成一片，我們就絕不能設想，服務於羣衆只是一種義務，從其中爲自己得到某種權利，今天爲羣衆做了一分事，明天就爲自己收穫一分好處。——假如這樣想法，那就仍是以個人爲中心的打算，不過化裝成是爲羣衆服務罷了。

我們必須認真地看出，羣衆的利益就是個人的利益，不應該在羣衆的利益以外，另外追求任何個人的利益。因此爲服務於羣衆而工作，倘能使羣衆多得到一分利益，那麼即使完全犧牲了自己，也會在個人感到最大的愉快。我們爲羣衆而服務，固然是一種必須盡的義務，但就在那義務中我們感到那同時也是我們的權利。能够參加在人民鬥爭的行列中，能够爲人民的利益有所貢獻，那豈不已是極大的光榮麼？我們只要設想一下，在進攻巴士底街頭的巴黎人民行列中，在十月鬥爭的彼得堡街頭的工人行列中，每一個人都是奮不顧身的前進衝突着，他們只覺得這是他們所應做和能做而且不能不做

的事，他們只想到這樣做去，就能得到人民的自由和解放，決不想到個人今天參加鬥爭行列，明天就可以得到如何如何的好處。——所以在參加人民的鬥爭事業時，假如只覺得自己是爲了獲得某種權利勉強地盡着一種義務，那麼其結果就仍然只是以個人爲中心的人生觀，不是真正服務於羣衆的人生觀。

最後，我們不能忘記還有一點是我們的服務觀和舊的服務觀根本不同之處。

一切舊的服務觀總是和維持社會現存的秩序的企圖相聯繫着的。封建等級制的服務觀不用說，其目的只是爲了使人民大眾安分守己，老老實實，聽候上面的差遣，不要三心兩意。他們把這種服務觀加上道德的印記正是爲了從意識上鞏固現存統治關係於不墜。至於某些慈善家的服務觀也有着同樣的目的，因爲那是以小恩小惠來籠絡人民，使人民在苦痛不堪生活之中稍能苟延殘喘，不致挺而走險破壞了現存的社會秩序。

那麼我們的服務於羣衆的人生觀，由於以上所述的特點，不待說得，正是和這種維持現狀的企圖根本相反的。我們既以羣衆的利益爲前提，自然就要打破一切妨礙羣衆利益的社會秩序，就要和羣衆一同前進，一同走向進步的道路。我們服務於羣衆，正是要服務於爭取進步解放的人民鬥爭事業。

改造我們的知識

知識分子常以自己的知識來驕傲於非知識分子，他們縱然不以爲自己所已有的知識爲滿足，還想求進步，然而他們很少能想到：假如這些已有的知識還有着嚴重的缺陷，那麼循着這種方向去追求知識，其實是得不到成功的。

書本知識一定要和實際工作結合起來，才有意義。假如所有的只是書本知識，是一點也不值得驕傲的，假如所有的只是書本知識，問題就不只是已有的知識不够，而是要根本改造知識的內容——使書本知識轉變爲實際知識。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現在很多知識分子所有的知識還是根本上需要改造的。

有些現象很足以表明我們中有很多人對於如何獲得知識及要求什麼知識的問題，有許多不恰當的看法，從而所有的知識也就很有毛病。

譬如有些人重視辯證唯物論的學習而比較地不重視歷史唯物論的學習。假如我們舉行一個考試，要大家把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內容簡單說明一下，那麼，對於後一點能够答覆得比較完全一點的，比對於前一點能够答覆的人恐怕是會少得多的。這自然不足以表明我們對辯證唯物論真是了解得

深切，而是表明了一種看法，以爲辯證唯物論本身已經包羅萬象，有了牠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却反而不去注意把辯證唯物論應用到社會歷史上面來的理論。但這樣一來，所得到的辯證唯物論的知識也就只好裝飾自己的知識的門面的無用的東西而已。

但縱然也去學習了歷史唯物論的理論，也不見得就能解決各種具體的社會歷史問題的。在這裏，又有人有一種錯誤的看法，就是輕視各種特殊部門的歷史社會的科學的學習與研究，或者以爲必須把最基本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學習通了，才能學習經濟學、政治學等等，或者以爲學習這種特殊部門的科學，是屬於專家的事情，對於不想做專家的人，最多也只要稍稍涉獵一下。却不知道，假如不把這些基本的科學認真深刻地學習一下，那麼也不可能真正弄通歷史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

但縱然也去學習經濟、政治各方面的基本科學理論了，也還是未必就能解決各種具體的社會歷史問題的。又有人有一種錯誤看法，他們以爲學習這些科學只要從一些基本的概論、教程中去學習就行，結果是讀完了這本概論，又去啃那一本概論，啃完了這本教程，又去啃那一本教程，而依然自己覺得無所收穫。爲什麼不去讀一些直接分析研究歷史與現實的具體問題而帶有理論性的書呢？就古典著作說，譬如馬恩關於革命史的一些著作，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和許多針對俄國社會現實與革命過程中具體問題的書；就對我們更有現實意義的書說，如研究中國歷史發展的書，研究中國社會性質的書，研究中國農村問題和其他具體問題的書。但據筆者所知，這些書中間，固然有些書也有廣大的讀者，

但其中大多數并未被那麼熱心地閱讀。人們或許以為，讀一本法國革命史，不過知道了一個法國革命史，讀一本中國農村問題，不過知道一個農村問題，那太專門了，以爲有空再讀吧；現在要緊的還是先讀通政治學，經濟學的理论。是的，應該把政治學、經濟學弄通，但死抱住一本課本是弄不通的。必須從那分析研究政治經濟革命的具體問題的理論書中才能真正弄通普遍性的理論。一本具體地分析研究一個具體問題的書，假如真是掌握了豐富的材料，圓熟地運用正確的方法，這書對於讀者的好處決不只限於明白了這一個問題。一般地，把討論具體問題的理論書當做高級的專門的書，擱在一邊，這種看法和做法必須糾正。

自然，光是讀書，也還是不能使所獲得的知識成爲有用的知識。必須自己去面對現實的具體問題，加以研究，這樣才能真正得到實際的知識。假如說，知識分子完全不理會現實，一味讀死書，也還不是事實。但這種現象却是很顯著的：人們雖注意時事了，雖注意現實的社會生活了，但常只是知道了一些事實，却不能把這種事實當做一個問題來作科學的研究。像這樣把事實知道了很多，是不是就能算是完全的知識了呢？很顯然的，也還不是。

在知識分子中常發生這種苦痛，一方面已經從書本上學習了辯證唯物論啊，歷史唯物論啊，政治學啊，經濟學啊，一方面也多多少少看到了許多具體的現實。但是兩方面還是結合不起來。理論與實際結合不起來，就還不是完滿的知識。

很顯然的，假如不把所接觸的具體的現實，加以科學的研究，就不可能使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而要能夠對具體的現實作出科學的解釋分析，自然要有理論的幫助，但是光有書本上那種最高的綜合性的理論還是沒有用處的，必須學習和具體現實更有直接關聯的科學理論。

譬如我們到鄉村中看到一次租佃糾紛，我們試想加以證明。怎麼證明呢？來運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吧，假如我們所有的只是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原則公式，那麼我們所做的解釋說明將只是些空話廢話。來運用政治經濟學上的科學理論吧，假如我們所有的只是政治經濟學上的基本理論，那麼我們還是在這事實外面徘徊。只有在我們已經學了關於中國農村問題的理論，並且又會知道了許多租佃糾紛的事情，然後使兩者結合，那麼我們對於這一件租佃糾紛的認識，才能够提高到科學理論的水平，我們才能在這一具體事件上運用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歷史唯物論的理論，以至辯證唯物論的理論，而解決所要解決的問題。

能够做到這樣，我們才能够說是有完備的知識，我們才真正無愧於叫做知識分子。

怎樣做「讀書筆記」

一般人都說，做筆記是對讀書極有好處的一件事。

但事實上，並不見得凡做過讀書筆記的人都能由此得到很多好處。在這裏，所用的方法的是否恰當是件很重要的事；但怎樣的方法才算恰當，又要由所企圖達到的目的是什麼而決定。

有些朋友只是聽說做筆記很有好處，所以就做筆記；他們並不能明確地說出自己做筆記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因此他們也就不能爲自己找到最適當的方法，只是聽人家說什麼方法好，就採用什麼方法，結果也就並不能從讀書筆記中得到任何好處，往往做了一個時期筆記，只覺得廢時廢力，勞而無功，便不知不覺地半途而廢了。

我想，先把目的確定是一件最重要不過的事。要確定在每一時期，對於每一本書，做筆記的具體目的是什麼。目的確定，方法也才能確定。假如我們在讀書的不同時期，讀不同的書時，都能獲得最適當的筆記方法，那麼做筆記的興趣也就可以提高，因爲從這裏才可以得到很多好處。

其實不僅做筆記，做任何事也都是同樣的。所謂有沒有益處就在於是否能達到預定的目的，假如本來並沒有確定的目的，那就談不到什麼益處的有沒有了。

所以做筆記並沒有一成不變的方法。假如死守着一種方法，反而是毫無好處的事。以下所談只是筆者個人的一些經驗。

x

x

x

舊時候，人們很重視一種讀書方法，就是抄書。把自己覺得好的文章和書，成篇的，成段的或甚至成本的照抄下來。至今恐怕有人做筆記還是採取這方法，以為這可以「幫助記憶」。

是的，在有些時候，在讀有些書時候，我們是需要用筆記來幫助記憶書的內容的。但問題是我們要記憶書中的什麼東西，！是記得書中的文句呢，還是記得藏在這些文句之內的精神實質呢？很顯然的，假如只記得文句，而忽略了書中的精神實質，是沒有意義的事。因此，爲了「幫助記憶」而做筆記，也不應該採取這種死板的抄書方法。

舊的讀書人的目的本是要把他們所尊敬的書逐字逐句地背誦下來，因此抄書就是能够完成他們的目的的一種方法。但我們的目的不是如此，我們正要求不囫圇吞棗地讀書，因此也就必須避免囫圇吞棗地做筆記。

一般地說，當我們在各個科學部門內讀一些基礎知識的書時，做筆記的目的是爲了幫助我們透過書中的文句而領會和記憶書中的內容，那麼筆記方法就應該能適合這個目的。常有人告訴我們一種筆記方法，那是：把所讀的書用分段落的方法來記出其要點來。讀了一篇文章或一本書中的文章一節之

後，我們可以想一下，在這一篇，一章或一節中按照其內容的層次結構可以分成幾個段落，每一段落中或又可分成幾個小段落，每一小段落中或又可分成幾個更小的段落，於是我們就在筆記本上把每個大段落，小段落，更小的段落的基本內容用最簡單的文字，按次排列記下來。在這記錄中最好完全不用原書的文字，盡可能根據自己的了解，用自己的文字。

筆者在中學校時，曾用這個方法來對付所讀的許多書，自覺得益很大。我以為，這種筆記方法的作用並不是在於把所讀的書，從其整體上來分析成許多片段，以便於記憶，而在於弄清楚，這些片段怎樣由於它們的內部的邏輯系統而構成一個整體。把握住一本書的敘述內容上的邏輯系統，我以為，就是理解一本書的可靠的出發點。（雖然也還不能說，已經完全理解）。

x

x

x

我們大概都有過這種經驗。在讀一本對於我們內容比較艱深的書時，一路讀下去，只讀到零零碎碎的字句，片片段段的意思，不能捉到這些字句與片段意思之間的關聯，這時就不能不感到十分苦惱。但，終於看到有幾句句子或有一段話似乎就是這本書的作者在這裏所要說的中心意思，所要達到的最後的結論，於是，如釋重負，『好，這下子被我捉住了！』就拿起筆來，把這幾句，這一段照抄下來，以為這樣就算是把握到書中的精華，書中的靈魂了。

但是很顯然的，這樣做法很不對。也許是我們根本弄錯了，這抄下來的話並不是什麼最重要的結

論。縱然並沒有弄錯，這整本書所要說明的確實就是這一個可以用幾句話包括盡了的結論，但是假如我們以為只要知道這一個結論，其餘的話就都可以不管，那就是大錯特錯了。其餘的話中一定是包含着對於這個結論的必要的前提，達到這個結論的種種論證，對於這個結論的某種條件的限制和應有的補充等等。脫離了這一切，我們就不能算是理解了這個結論；縱然我們已把這結論抄在紙上，記在心頭，也還是空的。一本書的靈魂並不只在它所最後達到的某一個結論，而是在如何達到這個結論的全部過程中。因此我們必須改變那種只注意書中的結論是什麼的習慣，而要由把握書中的邏輯系統來真正地把握書讀通。因此我們也不能在那種幫助了解與記憶的讀書筆記中，只抄一個個的結論，而要注意整個書中的邏輯系統。換句話說，就是不僅注意結論是什麼，而要注意這結論是怎樣產生的；再換句話說，就是，不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

把這一點弄清楚，於是我們來用如上所舉的方法來做筆記才有意義，我們是把一本書的全部內容進行分析，在我們的筆記上使這書的全部內容，按照其本來的邏輯系統約縮為一個簡單的紀錄。自然，按照原書的敘述方式的不同，筆記的形式也可以有種種不同。有時還可以採取圖表來做補助，使邏輯的過程更加簡單明瞭。

用這種的方法做筆記可以使我們在讀書時同時發展思考，幫助我們領會原書，接觸書中的靈魂；可以幫助我們漸漸養成我們在讀書時不是背誦文字，而是注意其內容，不是片段地了解，而是整體地

了解的習慣；也可以幫助我們在獨立地進行思考與寫作時更能够有條有理。

我並不以為，在任何時候，讀任何書時，都該用這種筆記方法。我自己也只是在有一個時期中採用這方法。後來在讀譬如「資本論」那樣的書的時候，對於其中內容特別繁複，分析得格外精微的部分，我還覺得，有用那種筆記方法來整理讀時所得到的印象的必要。

在有些時候，或者對於有些書當我讀的過程中，已能對其全部內容一目瞭然，並無記下來留供參考的必要，所值得特別注意的不過是其中個別的地方，那麼，自然就不必再做上述那種筆記。我們就應該按照需要與目的不同而創造出種種不同的筆記形式來。

我以為，做筆記固然是一件不偷懶的人才能做的事，因為一面讀書，一面筆記總要多化點精力；但同時，做筆記時也必須知道如何偷懶，就是如何節省精力。筆者自己就曾浪費許多精力做了些並沒有什麼用處的筆記，結果反而使讀書和做筆記的興趣都受了損害。我想，每個人都會有過這樣的經驗的。——所以，我要再重覆說一句，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需要來做筆記。

假如不過是爲了便於以後查考書中的某些記，某些說法，那麼有時只在書上畫線就可以的。但我常見有人在書上畫線，結果幾乎把所有的句子下都畫上了線，那豈不是除了表示他在讀書時還有枝鉛筆在手裏以外，別無其他意義？我想，我們應該更鄭重地畫線，最好自己規定不同的符號來表明出

各種不同性質的重要地方。

假如爲了以後容易翻檢到原書，那麼在筆記本上記上「關於某某問題，見某書某頁」或再加上幾句簡單的提要也就够了。

假如以後翻檢原書不方便，那麼筆記自然就可記得較詳細一點。

假如在讀書時自己所觸發，或者把書中的話和事實印證有所新的了解，或者爲了注意某一問題會翻檢過好些書並且自己好好地想過一下，那自然就可以記得更詳細一點，因爲事後也許忘記；再要想起和查考出來不容易。

總之，我的意思是，不要給自己太多的不必要的麻煩。反過來說，也就是要做筆記，總要求其有用處，有意義。

我們固然應該眼光遠大，但我以爲，我們在做筆記時却寧可以當前的需要爲範圍，假如爲了也許將來對自己有用處，所以現在隨時隨地一看到什麼似乎很有意思，很有趣味的話和知識，都一一記錄下來，使我們的筆記本成爲一本雜亂的大堆棧，那麼做筆記的真正功效反而失掉了。一個爲供給公共需用的資料室應盡可能搜集各方面的材料，但個人的筆記本却總是爲個人的需要而作。我們做筆記的內容不能沒有範圍，或者是和自己目前的工作有關的範圍，或者是目前自己所注意的問題的範圍，或者是目前自己的研究範圍。

爲公共需用而設的資料編集方法自然和個人的讀書筆記方法不同，一個有若干人力的研究室整理資料的方法自然也和個人的讀書筆記方法不同，甚至一個專門家的筆記方法也和我們普通的讀書人的筆記方法不盡相同。所以接受旁人的經驗固然是應該的，但是隨便移用旁人所用的方法却常常會失敗。

以卡片與筆記本二者的優劣比較來說罷，以前常常聽見很多人說，用卡片是最方便不過的事。於是我也嘗試一下，然而我失敗了。我發現，既然並不準備較大規模地搜集許多材料來從事某一方面問題的專門研究，那麼做卡片實在是反而增加麻煩的事。

於是我仍舊用筆記本。我在橫寫的每一頁的右邊留下一點空白，用根線畫開。使得我記下的每一段筆記在我的右邊可以有一個題目。這樣，檢查起來，也很方便。在寫完一本後，把全部筆記的題目做一個索引表，那就更方便了。後來我又改用活頁的本子。

自然，我並不是一般地反對卡片，而是說，在有些情形下，用卡片或者反而不如用本子。這也就是說，用卡片還是用本子這個問題上，也要看具體情形而定，未可一概而論。

最後我還要說，雖然做筆記可以是一種好的讀書方法，但究竟只是一種輔助的方法。讀書方法的根本要點還是在多多思考，從書中所說的全部內容上來思考，從這本書中所說和那本書中所說的相互

對照着來思考，尤其重要的是把書中所說的和實際相對照來思考。用筆並不能代替用腦子，假如因爲一味用筆寫筆記，反而妨礙打開腦子多思考，那麼還是不做筆記的好。用任何形式記的筆記都應該是經過思考以後的結果才有意義。與其多記而少想或不想，寧可不記或少記而多想。從做讀書筆記中固然可能得到好處，但也並不必太迷信這一種方法。

